

6-4-6  
00 71937

6-4-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71937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影印 4.12.2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集解何焯曰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佞幸關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蟻聚羣雄龍戰皆

由宦者流毒廢班馬佞幸前例獨著宦者庶乎識變

後漢書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晁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之文也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

閹者守中

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別足者集解惠棟曰周禮天官屬云閹者王

宮每門

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舊無注續增

考證曰句下依宋本添注十八字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

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惠棟曰周禮天官屬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氏注云正內路寢

月令

仲冬命閹尹審門閹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

政宮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集解何焯日月令呂不韋作故鄭詩注云於周則爲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

小臣也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已其體非全氣集解王補曰文選注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已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於楚晉勃貂卽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偃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曰難告遂殺呂卻新

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呂義違我呂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集解何焯曰勃

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而訛不知貂卽刁景監繆賢著庸於秦

也惠棟曰李善云史記曰勃鞞爲履貂也趙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曰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

如可使也著庸謂及其傲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

薦鞅及相如也與寺人貂因內寵已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

寺人卽闔官刁卽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

亭伊  
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呂參其選皆銀

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呂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

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  
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

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

日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呂宦人主之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仲長子昌言曰至於  
武皇游宴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至元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  
帝黃門令史游作董

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呂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  
呂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

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集解劉放曰  
案自前漢宦

官即是闕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宦字當作内謂省内官不用他士也

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

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

禁中終除大慙

慙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

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宮卿

謂爲大長秋也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已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

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曰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鄧后曰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

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

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

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集解惠棟曰解見朱穆傳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

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

參建桓之策續曰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斥也集解惠棟曰忠公謂丁肅徐

衍郭耽李巡輩皆屏處里巷也註譌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

族父族母族妻族也

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集解惠棟

曰白虎通云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史記有五宗世家先謙曰官本注無故字是

漢之綱紀大亂矣若

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劍兮玉珥揚雄法言曰

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

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曰十

數封諸侯各曰其方色土苴曰白茅而分銅虎符也集解何焯曰苴茅分虎謂中官子弟惠棟曰案孫程傳永建元年遣十九侯

就國此南面臣人之證也下云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乃指中官子弟耳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

棊列如棊

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

切珍藏

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

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

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馬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

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

狗馬飾雕文土木被

緹繡

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蜀緹厚縉也

皆剝割萌黎

集解錢大昕曰萌與氓通

競恣奢

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曰自術達

前書曰史遷熏胥曰刑章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

單盡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可作敢

所曰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

鉤黨謂李膺杜密等

凡稱善士莫

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

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

而曰凝留不斷

集解先謙曰官本凝作疑是

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

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曰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謂立桓帝

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鼎謂守龜寶鼎也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集解惠

棟曰古者滅國則徙其龜鼎謂守龜寶鼎也

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信乎其然矣

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爲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爲人謹敏有心幾

集解通鑑胡注心幾謂心事也今人謂人



曾中有城府者爲有心事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拜小黃門遷中常

侍和帝初加位鈎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

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

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曰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

多受少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與子尾邑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眾

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爲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鄴音七交反說文曰

南郡棘陽縣有鄴鄉集解洪亮吉日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

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

眾曾孫石讐爲關內侯集解王補曰案劉知幾史通元嘉元年詔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曹壽延篤作順帝

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今鄭蔡與孫均列宦者唯郭願不收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曰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

及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

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曰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

集解惠棟曰王隱晉書云王隱答華恒曰古之數帛依書長短

隨事截絹放數重沓名幡紙張揖古今字詁云紙今帛也崔龜圖云紙字從系蔡倫作紙從巾又云倫剉搗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義是其聲雖同系巾則殊不得言古紙爲今帛案此則漢書舊本紙作帛也洪頤煊曰賈逵傳建初元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注竹簡及紙也說文紙絮也服虔通俗文方絮曰紙皆尚是縑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迺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曰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

一石白云是倫春紙白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注引湘州記耒陽縣北黃門蔡倫宅則倫桂陽耒陽人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云棗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白具有其傍有池卽名蔡子池元初元年

鄧太后曰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

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曰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良姓左傳鄭大夫良霄鄭穆公之子子良之後

詣東觀

各讐校漢家法

集解劉敞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

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讐洪頤煊曰據劉珍傳及安帝紀事在永初中非元初時令倫

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

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國除

集解洪亮吉日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

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文飾集解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案劉知幾

史通云崔實曹壽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又案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

堅名則知篤等黨於宦者故在東觀肆行曲筆范史於篤實諸傳不舉其失豈爲之諱耶安帝時爲中黃門給

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閭與帝乳母王

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

集解官本考證曰何

焯校本德  
當作翼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

侯又小黃門江京曰讒詔進初迎帝於邸曰功封都鄉侯食邑各

三百戶閏京竝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

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

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

迺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

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興姓渠名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

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丞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興姓  
惠棟曰案傳云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不得如胡說也

王曰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

京閭顯事迺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

集解通鑑胡注太子  
府史掌東宮府藏

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

王國竝附同於程

集解通鑑胡注附同者既相黨附又與之同謀

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

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

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京等譖誣太子廢爲濟陰王居西鍾下故康等聚謀

於此先謙曰官本鍾作鐘

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

集解通鑑胡注

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云魏文帝於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

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

及李順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集解先謙曰順字誤官本作閏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

安達曰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

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爲順帝召尙書令僕射曰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

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

集解通鑑胡注顯蓋在北宮

憂迫不知所爲小

黃門樊登勸顯發兵曰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

崇屯朔平門

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案袁宏紀云平朔門

曰禦程等誘詩入

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

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

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集解通鑑胡注外府衛尉府也收兵至盛

德門程傳召諸尚書集解通鑑胡注傳召傳認召之也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

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集解通鑑

胡注呼九故反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

引劍擊景墮車左右曰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

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與故車

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

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李元楊佗佗音駝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賊棗脯又分與光曰曰爲信

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尙席直事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東觀記云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詐謂國天子與我棗脯與若棗者早成之乃與國等共謀立帝又注詣黃門令自告通鑑胡注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詣之自告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曰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

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五千戶彭愷

爲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集解洪亮吉日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

又案西平昌屬北海郡則非今志東平昌屬北海郡則非今屬東平昌先謙曰官本注無諸字是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

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集解惠棟曰廣宗屬鉅鹿張賢爲祝

阿侯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

爲襄信侯楊佗爲山都侯

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集解錢大昕曰案郡國志襄信屬汝南不屬南陽

子爲下雋侯

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克反

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

集解汪文臺曰廣韻三十線引續漢書云十九人帝各賜金釧指環

李閏曰

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視阿侯張賢

爲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

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

徙爲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宜城侯因悉遣十九侯就國

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旣到國怨恨恚懟

懟怨也音直季反

封還印綬符

策亡歸京師

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

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

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卽拜奉車



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

集解先謙曰官本郎上增中字引劉效曰案文少一中字先謙案既

引劉說中字疑誤增

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

乘輿幸北部尉傳

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

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曰

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錄微

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

著乎令

集解王補曰著濫冒之始

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

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集解通鑑

考異云案梁冀傳誣罔騰孟賁者乃張達等非黃龍等也

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

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

集解通鑑胡注來歷傳傅中傅也

長秋長趙熹丞良

賀藥長夏珍

集解通鑑胡注長秋長蓋卽大長秋中官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

皆已無過獲罪建

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竝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

封東鄉侯

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建卒後追封爲汝陰東鄉侯也

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謙退而厚重也集解通鑑胡注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

集解先謙曰官本動作加案交動交加文皆疑有誤

昔衛鞅因

景監曰見有識知其不終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曰爲名也商君竟爲秦

惠所車裂也

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

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

安

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曰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

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卽位騰爲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

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

集解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元年七月己巳詔冊曰益聞春秋之義采豪毛之善大

漢典制有恩澤之封輔歷世守省恪恭位著建立之際處乎左右  
常伯之職同缺協意曰亮天工往者鄭眾蔡倫行事科比其封輔  
爲葉吉成侯孫恂云州姓左傳有晉大夫州綽  
洪頤煊曰葉吉成者南陽葉縣之吉成亭也 己定策功皆封亭

侯騰爲費亭侯 集解惠棟曰案曹騰碑陰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  
己已遣之國也帝王世紀云沛郡鄆縣有費亭又

案續漢志注曰爲湖陸費亭鄆元云騰封鄆縣之費亭也洪亮吉  
曰案水經注引騰墓碑題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

君之碑則騰亦  
官長樂太僕也 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

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

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 集解杭世駿曰案日知錄云蔡  
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

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何焯校  
本云趙字衍王鳴盛曰據三國志魏武紀校衍趙字惠棟曰續漢

書亦衍 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間搜

趙字 得其書上奏太守并引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

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 集解王  
鳴盛曰

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誤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多美詞曰三  
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

記元文引魏程傳注見或魏代人潤飾也

騰卒養子嵩嗣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嵩字巨高

種嵩後爲

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

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嵩具袁紹傳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

與少子疾避亂琅邪

集解官本考證曰魏志嵩少子德

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

集解惠棟曰孫恂云具姓春秋

時具丙之後

左悺河南平陰人

悺音工與反又音縮

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

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

集解通鑑胡注小黃門之掌書者也

初梁冀兩妹

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

口

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拊與鉗古字通用音其炎反

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懷不平恐

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

外舍謂皇后家也集解惠棟曰漢晉春秋云帝獨呼衡至北戶如廁也胡注左右謂宦官

也衡對曰單超左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

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

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

內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

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勢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

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

中音丁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

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

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

萬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

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疾病

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

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

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

集解劉攽曰案超贈將軍爾不

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言驕獨坐

貴無偶也集解通鑑胡注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案風俗通云左旋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言其信周甚於圓轉也

徐卧

虎唐兩撞

兩撞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撞諸本兩或作雨也集解惠棟曰東漢會要引此下注

云雨墮者謂其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皆競起弟宅

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

棲觀壯麗窮極

伎巧金銀蜀眊施於犬馬

眊音如志反飾音如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曰爲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

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竝曰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

郡辜較百姓

集解惠棟曰司馬貞音姑角二音

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爲河東太守

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愔弟敏爲陳留太守瑗

兄恭爲沛相皆爲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

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暲女

集解錢大昕曰此與蘇不韋傳之李暲同時又同姓名

不能得

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

縣屬東海

集解錢大昕曰案郡國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曰下邳故屬東海凡縣名先書者爲郡所治則下邳縣乃王都

所在矣下邳王衍以永平十五年封傳國三世至建安十一年國

除超傳載徐宣爲下邳令黃浮爲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也豈其

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浮字隱公陽

而曰縣仍屬東海乎

汝南黃浮爲東海相

賢傳云浮字隱公陽

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會爲墟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  
慨然長歎曰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補尚書  
令史奉公憂民曰功除昌慮長濮陽令同歲子爲市掾犯罪當死

一郡盡爲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子石碯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  
能救也遂竟治之治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  
政清明號曰神君

掾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曰瞑目

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

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

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

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演爲司隸校尉

曰次誅鉏京師整清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

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

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曰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

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

衢覽珪大怒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



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

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

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上復

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

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

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集解惠棟曰儉既殺覽母因稱其生時罪惡此奏爲覽

所遮截不得上也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

詳見黨錮傳注

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召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召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

共音恭集解通鑑胡注共音龔姓譜

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之後

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

共矯詔召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

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

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

給塞具

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用

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

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爲中常

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

書朱雀闕

何人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多殺黨人

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時覽已死恐誤

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集解惠棟已韓詩云

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

集解惠棟曰猛

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見桓彬傳

逐捕十日一會猛曰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

主名不立

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曰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

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曰他事

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曰爲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

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曰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

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弟皆爲公

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

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呂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集

解錢大昕曰輿服志謂之伍伯將出欲加蓋

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

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

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

忠

集解惠棟曰審姓春秋時有審友見管子前漢辟陽侯審食其

呂爲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

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

五臣謂禹

稷契咎陶伯益也

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論語文也

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

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桓思實后

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

實后

傳誅康及霸集解周壽昌曰案實后傳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先謙曰陳蕃實武傳皆載誅康霸事章懷注誤記也

太傅

陳蕃大將軍實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

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躅省闈

撞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踰胡注與踏

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

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

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集解通鑑胡注九列九卿三司三公

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皮剝小民甚於狼虎

多蓄財貨繕修第舍

連里竟巷盜取御水已作魚釣

水入宮苑爲御水

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

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

食於上地震於下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已

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已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

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

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

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集解通鑑胡注忍謂含忍也隱忍也

昔秦信趙高

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曰爲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人曰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曰不用宮之奇子家駒曰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曰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曰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曰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

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曰答天怒與

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曰絕妄言之路章寢

不報節遂領尙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

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曰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

人清忠奉公

集解王補曰宦官良善者止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明王安三人耳

靈帝時例封宦者

曰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曰重天

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

侯節等宦官祐薄

集解周壽昌曰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祐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

品卑人賤讒

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如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轅裂之

誅

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轅裂曰車裂也

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

受茅土

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

開國承家小人是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并及

家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

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

修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集解惠棟曰聿述古字通

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

陛下惑其瑣才

瑣小也

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

必加榮擢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謝承書云強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

陰陽乖刺稼穡荒蔬

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

封事已行

集解通鑑胡注封事詔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逮所已冒死干觸陳愚忠者

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

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

賦發繁數已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已供之

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

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已齊

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已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

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

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已使民民忘其勞悅已

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象辭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

瀆之館

集解惠棟曰案別部司馬張超集靈帝河間舊廬碑超之文也其辭曰赫赫在上陶康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

邇監乎羲皇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

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間

道丹階紫房金窻鬱律玉璧內璫青蒲充庭朱草棲箱川魚踴躍

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

惕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奏

樂鹿鳴薦觴工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

陛下龍

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

楚辭曰圓則九重營度之

圓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

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

相接丹青素堊

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

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

矯正也佛戾也音扶拂反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佛作拂注同注扶佛

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穀梁傳曰

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振也與此正同振卽戾古通用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

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君如杆民如水杆方

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杆椀屬也音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于字亦作孟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

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廢馬

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

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已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集解通鑑胡注益引論語迷邦之

蔡邕石經論語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

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

其領不肯爲用諭大臣自恣王不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

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下回受誹謗集解先謙曰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

忠臣哉今羣臣皆已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

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集解惠棟曰邕集尚書詰狀自陳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曰臣爲戒誰敢爲陛下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盡忠者乎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

勳烈獨昭

集解先謙曰官本烈作列

陛下既已式序

集解通鑑胡注式用也式序者用敘其功也

位登臺司而

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

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曰弭矣帝知

其忠而不能時帝多稽私臧

集解惠棟曰李善案字林云稽積也與畜同許六切

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曰爲所

獻希之導引也集解劉攽曰注希之案文希當作物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歸之陛下

萬物稟陰陽而生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

集解通鑑

胡注中廩卽駮驥廩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

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

用巧私門致富也

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

集解惠棟曰呂氏春

秋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

自媒

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也

咨謀受試任用責曰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尙書尙書舉劾

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尙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

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曰記過則不當學也

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曰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曰道正己

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曰失鏡則無曰正鬢眉身失道則無曰知迷惑疵與疵同也

願陛下詳思臣言

不曰記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

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集解

通鑑胡注料音  
聊量也度也

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

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與

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兄弟所在竝皆貪穢帝

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

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不知所問而

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  
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

焉時宦者濟陰丁肅

集解惠棟曰肅濟陰句陽  
人與太傅胡廣爲婚者也

下邳徐衍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

南陽郭耽汝陽李巡

集解錢大昕曰巡官中黃門卽注爾雅  
者惠棟曰汝陽經典序錄作汝南經籍

志云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  
卷又王愔文字志載巡善書

北海趙祐等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趙裕

五人稱

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已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已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

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

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  
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

門忠曰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預

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

集解官本

考證曰何焯校本中改內

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

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

交通貨賂威刑誼赫

集解先謙曰官本刑作形

扶風人孟佗

佗音駝

資產饒贍與

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

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

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

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曰珍玩賂之佗分曰遺讓讓大喜遂

曰佗爲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曰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

及夏暉郭勝孫璋畢嵐栗嵩

集解惠棟曰孫恂云栗姓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力質切

段珪高

望張恭韓曄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

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山張鈞

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作中郎將鈞作均

上書曰竊惟張角所曰能興兵作亂萬人所曰

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

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

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曰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曰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竝出家財曰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

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

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

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誥  
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

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

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迺止明年南宮災集解

日續漢志云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  
庚戌樂城殿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讓忠等說帝

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集解

錢大昕曰狄道非郡名當云隴西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

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

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

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

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



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

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里奉之如神

新除

直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直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

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

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

仞滿也

又遷河間

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

作於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

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

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

侯臺

永安宮也集解通鑑胡注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侯臺

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

使中大人尙但諫曰

尙姓但名集解通鑑胡注姓譜云師尙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尙子平先謙曰中大人見鄧

后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春秋潛潭巴曰

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集解惠棟曰張衡集注云鉤盾

下畔之葢因此曰誑帝也令官主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苑

武闕蒼龍東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

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

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集解惠棟曰爾雅云學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有兩轅服虔通俗文云水碓翻車施

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已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

四道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

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已忠爲車騎將軍

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已

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

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曰嬖色取禍夏

妹嬉殷曰妲己周曰褒姒集解先謙曰官本代作世引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錢大昕云三世當爲三代章懷注范史

凡世字皆改爲代曰避唐諱宋曰後校書者復改

正之此三代字蔚宗本文校書者不知而妄改嬴氏曰奢虐致

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

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集解先謙

曰官本形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閤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

鑒其敝卽事易曰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

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

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

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眞邪竝行情貌相越越遠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晉亂也音茂詐利旣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

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謂竇武謀

誅宦者反爲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已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

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已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卽

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終後漢書七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八按補

宦者列傳闔者守中門之禁注鄭元注云官本注無注字寺人掌女宮之

戒注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也官本注官作宮是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注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柳從

辰曰今新序作忠我以道正我以義與注引異案本書文苑傳下注及文選李注引新序仍與此同然而有得焉

案得文苑傳注引我死之後官本注我作吾案毛本文苑同文選注引作德傳注亦引作吾此作我誤

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鞞至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也案何氏以貂即刁勃鞞不

可作勃刁明傳文有誤惠氏據李善說史記以勃鞞為履貂則勃可作履鞞可作貂明傳文非有誤然何按文選亦據今本史記係作履鞞非作履貂已將李注貂上二字改鞞字則仍不謂

鞞可作貂也抑不思范書作勃貂文選亦作勃貂則貂非誤文證一李善引史記文正欲通鞞於貂若史記本作履鞞引之於

義無取則貂非誤文證二又文選報任少卿書李注亦云史記履貂曰可知唐本史記實作履貂則貂非誤

文證三似不得謂貂可通刁必不可通鞞矣

則豎刁亂齊注刁即貂也音彫官本注無音彫二字伊戾禍宋注而騁告公

曰至乃亨伊戾

注騁原譌聘亨原譌享均依左傳文正官本不誤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

案小乃之譌各本皆未正

若夫高冠長劔注又曰撫長劔兮玉珥

兮原譌金據楚辭正官本注不誤

土木被緹繡注土木衣綺繡

官本注土木作木上案文選李注引前書亦作土木今漢書東方朔傳則

作木土衣綺繡官本注上字蓋仍土之譌

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注不知其非

官本注未有也字

鄭眾傳封爲鄭鄉侯注鄭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鄭鄉

官本注鄭皆誤剿

集解洪亮吉日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

柳從辰曰今說文注

本作南陽惟棘誤爲棗段玉裁已訂之棗陽乃隋縣名非漢所有

蔡倫傳封爲龍亭侯注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

柳從辰曰水經

沔水注漢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有邱郭墳墟舊謂此館爲龍下亭從辰攷其地卽北魏龍亭縣故城唐爲洋州興執縣

二名興道縣更今漢中府洋縣治倫墓在其地蓋龍下亭一名龍亭今案後漢宦官自鄭眾以功封鄭鄉侯始有鄉亭之封尙無

縣侯也柳謂龍下亭一名龍亭以北魏名縣爲龍亭證之其說可信然在漢世仍是亭名非縣名倫所封亦仍亭侯非縣侯章懷乃以北魏之龍亭實爲大誤

飲藥而死

柳從辰曰一統志倫墓在今洋縣東三十里

集解洪亮吉曰案此則倫死在

安帝初年

柳從辰曰初年上應補親政二字時安帝卽位已十五年矣

孫程傳於是遂定

案當時使非有馮詩格殺樊登歸營屯守郭鎮力禽閻景因令御史收顯等送獄則事不能卽

定順帝非惟不得立且陷死於諸閹之手矣諸閹舉大事不與外庭脅謀以帝爲孤注也史著事所由定明功不在諸閹

彭愷爲西平昌侯集解洪亮吉曰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

錢大昭曰

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而西平昌三字雜入後樂安國注中通鑑胡注遂直認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乃知其誤已久今案前志千乘郡班注但云高帝置與西平昌無涉且縣不可以爲郡續志注中此三字明係誤衍蓋本上平原縣名也惟平原本止九城兼數西平昌則爲十城是九字亦後人誤改矣

李元爲襄信侯楊佗爲山都侯注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

官本注未有也

字陳予爲下雋侯注下雋縣長沙郡

案注縣下脫屬字

而分程半

案文程下少一國字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

侯康曰陽嘉中無此詔永和三年有之通鑑考異謂此傳誤以永和爲陽嘉是也

曹騰傳字季興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中興

次子叔興騰字季興

案此引續漢書騰父名萌與類聚九十四所引合魏志注引續漢書則云騰父名節

字元偉萌節形近莫詳孰是也

於斜谷間

錢大昭曰魏志裴注引續漢書斜谷間作函谷關

單超傳

案此傳實五侯合傳傳目獨標單超名非范意也

恆懷不平

官本懷作有

金銀芻豢施於犬馬

柳從辰曰前書東方朔傳狗馬被饋芻顏注芻織毛也卽豕鬣之屬

辜較百姓

柳從辰曰孝經蓋天子之孝也疏云蓋者辜較之辭辜較猶梗概也案此以梗概說辜較卽概論之義史記汲

鄭列傳索隱云辜較亦作酷權卽後張讓傳所謂辜權財利是也惠用其音知亦主其說

曹節傳其本魏郡人

錢大昭曰其下疑脫先字

長樂謁者騰是等

案字書有騰姓莫詳所出



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

案皆都鄉侯也

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案邑下蓋脫至字此并前六百戶合爲三千戶也否則下文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

不止七千六百戶矣

呂強傳再遷中常侍

官本侍譎待

節等宦官祐薄

官本薄誤簿

西園引司農之藏

官本藏作臧案上文私臧下文亦作私藏臧藏古雖通作但文字不一律

張讓傳

案亦張讓趙忠合傳

十分雇一

官本文注雇皆作顧

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注高臺榭則下畔之

官本注畔誤半

又遷河間集解先謙曰官本遷作還疑當作於

謹案御覽九十二引續漢書亦作還

帝雖由河間入承大統然天子無外言還固不如言於也

又鑄天祿蝦蟇

注見靈紀

三代呂嬖色取禍注夏呂妹嬉

官本注妹作末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

案如單超承旨誅梁冀張讓委罪已誅之王甫侯覽及使尙但止帝登高皆是注以

良賀對不舉人爲說似於飾巧亂實未合

亦豈一朝一夕哉注由辯之不早辯也

官本注辯作辨與今本易文合蓋言慎也

官本注蓋作亦初言履霜而堅冰至者官本注者誤有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九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汪

王先謙集解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

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

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

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集解何焯曰衍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

矣參呂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家齊魯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

之容備之於列

邊豆禮器也竹謂之邊木謂之豆干楯也戚鉞也舞者所執

服方領習矩步者

委它乎其中

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集解惠棟曰委它卽委蛇也它音徒河反

中元

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

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集解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衿玄至顯宗而革故統冠曰始詳輿服志先謙曰官

本薄

衣日月

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

備法物之駕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

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盛清道之儀

漢官儀曰清道曰旄頭爲前驅也

坐明

堂而朝羣后登靈臺已望雲物

雲物解見明紀

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

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已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

門也園繞也集解惠棟曰鄭氏詩箋云辟雍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云辟離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

故得園門觀之也

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已

受其業

集解劉攽曰案文此受當作授周壽昌曰案搜選高能選功臣未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尙書云云相同非

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集解惠棟曰樊準傳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

濟濟乎洋

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

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石渠見章紀

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卽白虎通

義

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

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已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

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

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

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

禮記曰凡侍坐

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集解惠棟曰事見樊準傳

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

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

牧兒莛豎

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迺更修黌宇

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集解錢大

昕曰案說文無此文徐鉉曰黌爲俗書

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

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集解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云漢初治博士而無弟

子後治弟子十五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云順帝時學生二百人

除郡國耆

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

集解先謙曰官本太作本考證云監本宋本俱作太初王會汾云按質帝無太

初年號明是本字今改正

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

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曰此爲常

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

自

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曰浮華相尙儒者之

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

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曰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

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曰相參檢

樹之學門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

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  
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  
駢羅相接集解杭世駿曰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儒林傳序云爲古  
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

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載素簡紙凡二千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

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

散集解先謙曰官本割作剖是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迺制爲滕囊亦

勝也音徒恆反說文曰滕囊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審囊也今鹽官三斛爲一審一作審居倦反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莫不泯盡焉集解王補曰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

十車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熯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見御覽六百十九引應劭風俗

通東京學者猥眾難已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已爲儒林

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

之資也故因日師資宜標名爲證者迺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

前書寬字子襄

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

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

前書讐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

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

前書延壽名贛

別爲京氏學又有

東萊費直

前書直字長翁

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

前書橫作璜字平仲

本曰古

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

毋將姓也毋讀曰無

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集解惠棟曰論衡昆作琨

梁

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曰容爲禮官大夫集解惠士奇曰古者有容禮

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殷容臺振說者曰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卽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魯學之子孫相傳曰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



非苟焉者及其蔽也樂辟雅拜詭眾立異褒衣大袷舒緩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曰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所病未能者不可曰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廡脩容闞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平有德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集解惠棟曰前書施讐授張禹禹授戴崇子平賓蓋崇之後也能彈

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

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曰聽之集

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龍氏雅琴百六篇師氏八篇趙氏七篇劉歆七略云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曰自禁也雅

琴中有少宮清角諸聲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曰鳴音疾曰清許慎淮南子注云清角絃急其聲清也王充云白雪與清角同

曲而異名清角木音也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

典儀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曰射菟菴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

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曰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懼禮之廢故引曰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菴之詩而為節也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曰素木劊瓠葉為俎豆歌菟菴之詩曰為節也

瓠葉言菟晉者三家詩有異同也

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曰昆多

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

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

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

建武五年

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

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

太守先是崙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

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

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偶然耳

集解惠棟曰論衡曰爲光武之言與此異

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

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召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召

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傳儒林傳作軼字君文

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召中庶子入侍講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集解惠棟曰孫恂云注又音哇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

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

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

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

鮭姓

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集解惠棟曰鮭孫恂音圭從魚圭

亦召孟氏易教

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大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

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

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安弟子杜

微何宗杜瓊皆名士至卿佐

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

就集解惠棟曰高士傳云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已潔白爲治情已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徵君云州牧劉焉表薦之集解曰益部耆舊傳云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遜揆其器量國時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已消非常之咎元纁之禮所宜招命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集解惠棟曰經典序

錄云傳

孟氏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政

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僭僭祁聖元僭音番

教授數百人

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適肉袒召箭貫耳

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時升爲

太常丞

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

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

肯去旄頭又召戟又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

乞楊生師

乞讀曰氣集解惠棟曰穀梁傳云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案注氣當作气气句也

卽尺一出

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堦

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

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

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卧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

武徑上牀坐武帳語言不擇政因把武臂責之

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曰報殊寵

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

右皆大驚曰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

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曰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

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

著於籍錄

十四年卒于

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

受之訴遂致禁錮

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

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

世已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

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譎之節而有狂瞽

之言不能已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

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已父言聞於君君迺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成禮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曰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曰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

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彧作奇

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

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曰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曰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

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曰授楊政

集解錢大

昭曰范升傳云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此傳亦云楊政從升受梁丘易則此云孟氏易誤

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

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京氏

上疑當有孟氏二字

前書云濟南伏生

名勝集解惠棟曰據博物志也

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

陽生

字伯和集解先謙曰官本字上多前書二字案歐陽字和伯文誤倒

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

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

高字子陽集解王鳴盛曰前書云寬授歐陽生子世

世相傳近人遂有曰上世字屬上讀爲歐陽生子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爲世世相傳世非名

爲尚書歐陽氏

學張生授夏侯都尉

都尉名

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

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集解

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徐堅云伏生爲尚書傳四十

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

文尚書授都尉朝

姓都尉名朝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讀之因曰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欽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和帝永元七年始置樂安國欽卒於光武之世當

稱千乘人前書歐陽和牟長卒章帝朝而傳稱樂安臨濟人皆史臣追書惠棟曰歐陽氏譜云歐陽欽字子敬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同受業於伏生容爲博士生子曰巨生遠遠生高生仲仁仲仁生地餘地餘生政政生欽歐陽脩云漢氏曰欽爲和伯八世孫今譜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生者曰其經師謂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爲博士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傳至於欽七

世皆爲博士與傳異也

欽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

長社今許州縣

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

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

縣西

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

政稱異迹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吏民從化

九年更封夜侯

夜今萊州掖縣欽在郡教授

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諸生守闕爲歎求哀者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守去聲詣也

至有自髡剔者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爲刑人狀曰示必獲罪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髡盡及身毛曰剔高獲傳云獲冠鐵冠帶鐵鑲詣闕請歎

平原禮震

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曰公事左遷淮陽王慶長集解惠棟曰孫恂云禮姓左傳有

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稽都尉禮文伯後遷東萊太守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歎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歎學爲

儒宗八世博士而曰臧咎當伏重辜歎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

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

殺身以代歎命書奏而歎已死獄中歎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

集解先謙曰官本後作復

是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歎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集解惠棟曰拾

遺記云曾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旣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

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曾師祠及亂世家位  
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曰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

歐陽尙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弇曰尙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集解先謙曰官本授作受是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

少習歐陽尙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

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長建武中嘗拜少府詔曰少府大

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傳略不載也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尙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

句集解何焯曰不足曰自名家故云俗號爲牟氏也蘇輿曰時業章句者皆謂之俗學蓋曰備試策及教授皇室之用孔僖傳子

長彥好章句季彥守其家業連叢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而孔大夫昱謂季彥君獨治古義不能不非章句是也復徵爲

中散大夫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建武十四年徵也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

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召爲博士道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

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曰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

集解惠棟曰馴一作訓古文通

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

左氏傳召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馴儒雅敏達有智慧也

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

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尙書後受

古文集解惠棟曰陸德明案漢記敏本傳曰爲孔鮒所藏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

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集解惠棟曰伏生洪範五行傳云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

洪範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

御六伐既侵六極其下敏疏引此傳云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

呂致乎大平而消除轆軻孽害見續漢書也五行傳又云維五位復建辟厥沴鄭氏注云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

明其變異則改過呂共禦之又必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齋肅祭祀呂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曰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

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

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

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

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集解何焯

曰如曰劉爲卯金刀曰泉貨爲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惠棟曰袁宏紀載敏語云其中多近語曰字取類

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

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

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不罪而亦曰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

輒曰盱忘食夜分不寢盱晚也集解惠棟曰分半也東觀記云每相遇與談常屏案不食晝則至暝夜則徹

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自己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

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

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已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

音莫干反蠅翼薄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

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載敏爲長陵令曰縣倉漏三所

自免與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集解惠棟曰穀梁此異也

傳云上世則下閻

下閭則上龔且閭且龔無已相通安溪李殿學云閭猶暗也

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集解劉攽曰何謂察

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爲謂多相亂也先謙曰爲謂古字通

十一年除郎中遷諫

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

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

也集解何焯曰周總傳云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

已供過客而不受其

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

拜爲守丞防已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己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徐州刺史

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表注引謝承書云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

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作子和

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

尙書毛詩

集解李良裘曰案此毛字亦疑衍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

曾祖父子建

集解惠棟曰連

叢子云子建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生子子建曰下皆字也傳逸其名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

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旣乖矣請

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

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

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集

解劉攽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惠棟曰王

愨云章懷避唐諱非誤也唐避虎字諱改作龍前書人表虎臣駟

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

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謂武

斯人雖詩書所稱何呂加茲也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

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



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

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儂言儂音仕鑿反集解惠棟曰

曲禮云長者不及無儂言鄭氏云儂猶暫也非類雜駟儂相與言而郁雜錯其說故云儂和案袁宏紀作遙和也先謙曰官本注仕

作大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儂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儂

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

集解通鑑胡注受訊謂受鞫問也

儂

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

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

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已致之故不可

已誅於人也

誅責也

且陛下卽位已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

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

集解通鑑胡注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袁宏紀云天下所共見也

臣等獨何譏

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已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

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曰此事闕陛下心自今曰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曰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曰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曰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曰爲

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曰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

其事易也

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曰十世之武帝遠

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曰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曰太牢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

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

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

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集解何焯曰案前書秦時惟詔武安得經新莽之亂尙備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誇飾也先謙曰官本注大會孔氏男子二十曰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護作護

自陳謝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托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徵臣

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

引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

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

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

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曰家林筮

之

崔篆所作易林也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其年十二月

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

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集解惠棟曰連

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旣望寢疾不瘳

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彥年十有二季彥年十歲蒲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

所不忍遂留華陰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曰曰孫就祖於禮爲得答曰

若曰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曰劇乎吾已定矣遂還其車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

業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孔大夫昱謂季彥曰今朝廷曰下四海

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棟謂曰圖讖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之於公羊鄭元之於三禮是也光武信圖讖故四海之內皆爲內學方術傳云光武信讖士之赴趣時宜者皆爭談之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門徒數百人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

氏好讀經兄弟講論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聽孔氏那得成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

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

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

聖德慮此二者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永初二年案續志永初二

年延光元年皆有雨雹事而劉昭據東觀記尹敏

傳有孔季彥對安帝語亦在延

光元年則連叢所載爲說也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下邳長孫子逸爲魯相  
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憂遂止於家

三年年四十七終

於家

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年四十  
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孔

子後孔均爲褒成侯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關內侯福  
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前書作鈞

追諡孔子爲

褒成宣尼

集解劉攽曰案  
文此少一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

均子志爲褒成侯

集解洪亮吉日案紀在十四年四月注引古今  
注云志時爲密令此云十三年似誤王伯厚崇

儒攷亦

未校出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集解錢大昕曰案孔  
龢碑載元嘉三年司

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  
碑立于永壽二年洪适疑建壽卽損之字又據安帝紀延光三年

賜褒成侯帛及二碑俱稱褒成曰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攷郡  
國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

亭侯或偶脫成字蔚宗因誤曰爲徙封曰爲褒亭爾魏文帝黃初  
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惠棟曰洪适云韓敕碑有褒成

侯孔建壽卽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耳碑永壽二年立距永  
元六十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東巡賜損錢帛至桓帝永壽二

年爲七十二則建壽非損明矣

損卒子曜嗣

集解惠棟曰韓敕  
碑陰云曜字仲雅

徙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

孔氏譜云曜爲孔

曜卒子完嗣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完無子  
呂弟子魏奉議郎羨爲嗣

世

子十九世孫也

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

後魏封二十七葉孫

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

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

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

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

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

今見存集解惠棟曰魏修孔子廟碑云黃初元年命孔子廿一世

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注作崇誤魏志云黃初二年亦誤又注二

十七葉孫乘案世系云羨生太常卿黃門侍郎震震生疑疑生豫

章太守撫撫生從事中郎懿懿生宋崇聖侯鮮鮮生後魏崇聖大

夫乘周壽昌曰考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

戶曰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考闕里考云三十一代孫長孫

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

恭聖始知其名爲長孫也

恭聖始知其名爲長孫也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

集解洪頊煊曰楊震傳震舉薦明經

書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

名士陳留楊倫等李注字仲桓謝承

拜博士與此字仲理不同

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

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曰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

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

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

集解惠棟曰案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楊震傳及注震

薦明經名士楊倫五人各從家拜博士也

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

聲閤太后曰其專任去職

集解先謙曰官本任作擅是

坐抵罪順帝卽位詔免

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

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

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

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曰垢臭改

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曰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

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旣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

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

者曰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

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夫聖王所曰

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

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曰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尙書奏

倫探知密事

集解惠棟曰周禮邦汭鄭眾注云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韓演坐從兄季朝刺探尚書

法車徵是也

徵曰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

詔書曰

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

商曰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

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曰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刎頸不易九裂不恨

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

匹夫所執彊於三軍

論語曰三

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

詩曰出自幽谷升于喬木

寵曰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

狷狂狷也音絹

遂徵

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曰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

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遁逃也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

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

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集解惠棟曰林所傳林漆書卽孔壁中書也



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書七十九上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上按補

儒林列傳上朋友相視怠散官本友作徒

牧兒羹豎官本豎誤豎

小乃制爲滕囊注滕亦勝也注勝原譌滕已正官本不誤

注丹傳時中山鮭陽鴻注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案胡佳反

同佳或作佳者誤

永平中爲少府柳從辰曰牟融傳載融永平十一年代鴻爲大司農是鴻并嘗官大司農矣

任安傳州牧劉焉表薦之侯康曰秦必嘗奏記劉焉薦安其辭亦極推崇見蜀志必傳蓋焉因是又薦于

朝也

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侯康曰東觀記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

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况夷乎較壞祭乃去正政字相近時代既同爲京兆功曹郡望亦合其剛正之氣與本傳所載又相類疑卽一人也今東觀記分正政爲兩傳乃出自掇拾之餘恐非原本如是

歐陽歙傳字正思

官本正誤王

爲長社宰注長社今許州縣也

已詳靈紀

封被陽侯注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

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更封夜侯注夜今來州掖縣

案掖屬東萊郡前續志均不作夜今萊州府掖縣治

平原禮震注謝承書曰

至左遷淮陽王廢長

案此注文二十九字原本及官本均在後

書奏而歙已死獄中句下誤刻須正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

案據此則歙臧罪必不實而身則已死獄中矣

崔瑗家無擔石而杜喬乃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亦此類也柳從辰曰一統志歙墓在今德平縣西北

濟陰曹曾

柳從辰曰拾遺記云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事親盡禮時亢旱井池竭母思清水曾跪而

操餅甘泉自涌今案記作魯人與傳異

張馴傳光和七年

案即中平元年也是年十二月始改元史因冊書舊文書之耳

尹敏傳雖意不罪

官本意作竟

而亦曰此沈滯

柳從辰曰袁紀云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

哲之學

自己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注嘗爲寡人爲之官本注當作當

孔僖傳因讀吳王夫差時事注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官本注成下衍矣字

天下所具也錢大昭曰具宜作見案據通鑑已作具則字非有誤也依胡三省說則具下當補知依惠氏引袁紀則具

下亦當更增見實則此具字與下獨字對文所具猶言所同耳天下所同謂無異辭也

命儒者講論錢大昭曰閩本論下有語字今案閩本是也各本皆脫一字論語記孔子之言孔氏所同復習命儒者講

之以孔氏男子不皆修儒業者也

使校書東觀柳從辰曰袁紀云僖以才學爲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之書案僖非毀先帝所用肅宗寬大雖不

加罪是冬卽出爲縣令蓋必由此僖亦自知獲咎故不敢擇官耳

拜臨晉令地詳楊震傳

在縣三年卒官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

后土登龍門案肅紀元和四年七月改元章和八月南巡狩無登龍門祠后土事

遺令卽葬

柳從辰曰一統志僖墓在今朝邑縣東北夸谷鎮

楊倫傳咸服其誅

官本服作伏

曰服業于云之官三羊沐八民天千

我朝晉合

舊本自出... 蓋必由也

史對書東

非聖人之書... 帝祖用... 莫太舉不

古與... 不

命勳善

一守... 言... 同... 命... 善...

不衣富更... 具... 不齊字... 文

天不遺具

三首... 具... 不當... 助... 惠... 丑... 具

此勳勳因勳吳王夫差却奉豈因吳太宰禧而許

不... 矣... 字

自百... 人... 之... 者... 當... 實... 人... 濕... 之... 當... 非... 當

官本... 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

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

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集解惠棟曰徐堅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卜滿反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

曾祖父嘉

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

詡曰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曰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

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

符離

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

大司農在朝曰方正稱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十三年

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集解惠棟曰孫少爲

諸生受業長安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爲右師其後因官爲氏漢有中郎右師譚習魯詩論語王莽末

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

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迺歸鄉里

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太守黃

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破

也杖之二十讜遂遣子師之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

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

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焉周氏疏不詳何人裴松之以爲周生烈案  
蔡邕石經已載包周烈魏人未必如裴說也舉孝廉除郎中建武

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  
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曰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  
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曰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  
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曰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曰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  
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集解惠棟曰漢南  
記云賜劍袂衣服

時會京師諸

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滔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

集解惠棟

曰前書匈奴傳云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還入塞莽遂悉封黯等

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爲後恭性

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

三年曰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

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

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曰爲榮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曰病

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曰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

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未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

十餘年

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

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蔴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友人董奉

德於洛陽病亡未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

郡功曹辭曰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

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師亡身病齋棺赴之道死遺令敕子載喪至師門敘平生之志也棟案古叔姪皆稱父子故華陽國志不言兄

子略也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云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潁川李仲季作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

河洛圖緯作易說

集解周壽昌曰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偽作朱子謂今讀古書一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

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傳爲左驗殆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是漢時專以河洛爲推步也明孫穀傳易緯有河圖數一篇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呂類相從

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

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呂壽終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闕

徵不詣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衿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

集解惠棟曰洪适云元和姓纂云薛公獻策滅黥布其元孫曰廣德千乘又其元孫

也錢大昕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願爲洛陽太守

當漢無洛陽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世習韓詩父子呂章句著名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韓詩二十

也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馮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諸漢失之

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

集解惠棟曰東觀

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  
常數百人弟子遠方至者著爲錄  
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

識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

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  
集解錢大昕曰今吳縣南有澹

臺湖蓋以姓得名建武永  
平之際吳地尚屬會稽也  
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資中人  
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撫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太守王卿召爲

功曹司徒辟不應  
聞公免必往承問  
沈靜樂道舉動必曰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

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

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集解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

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杭世駿曰案詩題約義通是杜撫所撰書  
云吳陸璣著毛詩草木蟲魚疏未敘四詩源流亦有此語蓋已在

范史前百餘年矣劉說誤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數應三公徵  
撫侍送故公作詩通議說案文當云其所作詩題曰通義也  
學者

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

集解惠棟曰桓郁傳作召訓鄭眾周禮注云訓讀爲馴古文訓馴通也

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號曰召父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作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

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

父建武中爲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集解惠棟曰史逸其名洪亮吉日注卷

縣屬滎陽案晉泰始中始分河南立滎陽郡漢時安得有滎陽注誤滎南屬

俶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

詩博通書傳曰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

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馴以明經有志行能講論徵拜議郎

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

留太守賜刀劔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

光祿勳

集解洪頤煊曰章帝紀章和元年光祿勳任隗爲司空則馴之代隗亦當在章和元年

卒於官賜冢

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

上音時掌反下同集解惠

棟曰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也

仁自巳年未五十不

應舊科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六百石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

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曰謙錢及帝崩時諸馬貴

盛各爭欲入宮

集解先謙曰欲入北宮謁后也

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

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仕邠令

今益州什

邠縣也音十方集解先謙曰今成都府什邠縣治

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

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上司

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

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

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

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爲資中

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集解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

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

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撫嘉其精

力盡以其

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

集解惠棟

道授之曰會稽典錄云撫卒曄經營葬之然後歸

先謙曰曄卒業迺歸官本作撫卒乃歸是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

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有道徵士趙曄詩神泉

一卷以歷言詩猶詩緯之汎歷樞也沈濤曰改淵爲泉避唐諱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皆五字書名或疑爲二書非

蔡邕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曰爲長於論衡

集解惠棟曰二人皆會稽人故以爲況會稽典錄云

虞翻對王府君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

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也蘇輿曰據此知謂蔡邕以論衡祕枕中者誤也

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

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

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

集解惠棟曰宏書斷作密鄭康成自序云字次仲書斷亦云

少與河南



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

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徐敖

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

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

之旨於今傳於世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

又加潤益九經古義云六經奧論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

葉氏說同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

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朝無小明之晦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銘云挈壺失職刺流

在詩此齊風東方未明序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服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邪

自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斥詩序而用其私說者爲辨而正之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

古學大興光武曰爲議郎

集解惠棟曰書斷云宏官至給事中

宏作漢舊儀四篇曰

載西京雜事

集解洪頤煊曰南齊書禮志序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書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

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檀超傳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皆以漢舊儀爲胡廣作隋書經籍志漢舊儀四卷衛敬

受漢書之

仲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

集解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

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鄭玄作毛詩箋

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

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爲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

高堂生名隆集解李良表曰案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惠棟曰前書

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云秦氏季世有魯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未詳

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

蕭奮曰授同郡后蒼

集解洪亮吉日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語本甚明今橫絕去上

七字遂若蕭奮授后蒼矣范史率略多此類

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

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

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

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

集解惠棟曰鄭元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

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及周官經六篇

集解惠棟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前

書載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當時壁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既得而復失之也

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衰遂撰漢禮事在衰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集解惠棟曰百官公卿表無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

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

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

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集解惠棟曰鈞嘗議三老若拜之禮見譙周五經然否也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集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歷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繼叔孫

通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復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

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集解惠棟曰鄭

康成周官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續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据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

玄本習小戴禮

後曰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

集解惠棟曰鄭注儀禮十七篇次第皆用劉向

別錄大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錢大昕曰此小戴禮謂儀禮十七篇下文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鄭注儀禮兼取古今文今文者小戴所授古文出於孔壁所謂禮古經也

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集解惠棟

曰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通為三禮焉

集解惠棟曰康成自序

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

集解惠棟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云

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授東平嬴公集解惠棟曰鄭玄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六藝論云治公羊

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

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

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云

左邱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經典序

錄云張蒼傳洛陽賈誼誼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集解

曰孔穎達云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棟案彭汪字仲博許淑字惠卿皆

見經典序錄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

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

後漢書七十九下

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  
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  
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  
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澤少修高節耿介特立隱居山野不汲汲於時俗

建武末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建武十六年

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

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

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

集解先謙曰據爭猶執諫

後北地太守廖信

廖音力弔反

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曰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

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

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真正愛士大

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曰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曰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尙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召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召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十四年考異云案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賈延免後邢穆

未至周澤行司徒事耳故云數月

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

病闚問所苦澤大怒召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

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

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

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曰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

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

復音複重音直容反

曰授皇太子又使

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曰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

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

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集解惠



棟曰慎子云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荀子云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稍遷太子少傅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字清靜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卒於

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

儒呂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

學不絕

集解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常與鄭康成難問周禮見鄭志當是字之後也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

集解惠棟曰江徵陳留志云少習春秋於

少府丁

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相

光武叔父趙王閻良之子諡曰節

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呂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

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

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

宗

集解惠棟曰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本傳望與丁鴻楊終桓郁成封賈逵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并載也而范史

闕如成封

亦無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曰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

集解惠棟曰奉字季鴻官至潁川太守亦見張霸傳

常居門下

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

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

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誤嚴氏從諸本改

兼通數家法

集解惠棟曰兼嚴氏冥氏諸家也

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

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

爲縣丞嘗曰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

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

解矇矣

遭逢也

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

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

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

集解劉敞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惠棟

曰前書儒林傳云堂谿惠授泰山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氏之學鄭眾周禮冥氏注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冥氏春秋卽冥都也傳宣氏當作冥氏字之誤也劉氏謂前後敘說無宣氏未之攷耳元兼通數家法冥氏當在數家之內也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辛平縣集解先謙曰注見耿弇傳

少習公羊春秋

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

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

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

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已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

折難

也音之舌反

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集解

曰徐彥云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育建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下云以公羊難逵卽是也建

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

五經於白虎觀育曰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

遷尙書令及馬氏廢

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未有見馬

援傳四字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育爲侍

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六十里先謙曰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六十里

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集解惠棟曰拾遺記云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

口不能說 曰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

曰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

詁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宣此義不出于己此言爲允也集解何若瑤曰今本作何休學非

覃思

不闕門十有七年

集解錢大昕曰案陳蕃事敗在建寧元年九月是歲歲在戊申而休卒於光和五年壬戌首尾

僅十有五載而晚年又應公府之辟歷官議郎諫議大夫則著書  
杜門大約不過十年耳光和二年以上祿長和海言令黨人禁錮  
小功以下皆除之傳所謂黨禁解者當在此時至中平元年  
大赦天下黨人則休已先卒矣惠棟曰徐彥云精學十五年又註

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

集解惠棟曰即六日七分

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

又曰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休春秋漢議十三

卷 休善厯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曰難二傳作公羊墨

守 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春秋公羊墨守十

四卷左傳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徐彥云休作墨守等書皆在注傳之前拾遺記云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黨禁解又辟

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迺拜議郎屢陳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集解惠棟曰休卒蔡邕爲撰碑銘見文選

五十  
六卷

服虔字子慎

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也

初名重又名祗

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自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

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

劉義慶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棟案服氏解詁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合世說所稱爲不謬矣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六十條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服虔春秋漢議駁二卷

舉孝廉稍遷

集解惠棟曰顏籀漢書敘例云虔自尙書

侍郎高平令遷九江太守

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

集解先謙曰官本穎作穎

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

劉隆傳

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

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曰爲武陵太守不

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春秋釋例十卷公車徵士穎容撰杜預

云子嚴雖淺近亦復名家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

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曰問該皆爲通解

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

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集解劉放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注問字下添疑字又今左氏問七十二事左氏下添樂氏二字又徵拜博士下添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褊下添狹字惠棟曰五業五經也漢督郵班碑云嘖意五業漢末章陵宋衷爲劉表五業博士仕爲公車司馬令曰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

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

陸賈爲太中大

夫時前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

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竝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明同符一祖勞謙厄運三年迺

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

釋服也

今尙父鷹揚方叔翰飛

尙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尙父時惟

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

王師電驚羣

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

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言今

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

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疇匹若迺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噶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

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於陳庭而

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有思陳潛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

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柝

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

黃熊入寢

晉晉侯有疾韓宣子

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日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亥有二晉左傳晉悼夫

晉侯有問集解先謙曰官本熊並作能是亥有二晉人食與人之

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邾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矣史趙曰亥有二晉六身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非夫洽聞者

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非夫洽聞者

莫識其端也儻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

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儻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

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

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明於大義也集解劉攽曰注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

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重儒術

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

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

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

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今該

實卓然比跡前列間曰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

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

韓

詩

韓

詩

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  
反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  
後日當更饋樂呂鈞由余尅

像曰求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入遣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臣愚曰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

劉向孫卿子後序所

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  
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  
前書匡衡  
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爲  
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

徵還拜議郎曰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

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召魏郡李封爲

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

不復補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彪碑云君師汝南許公明於左氏桓帝時上立博士洪适云左氏博士既廢高君復上章於

桓帝蓋不行其言也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集解錢大昕曰

文表云慎本從賈逵受古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爲郡功曹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慎爲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寬舉孝廉再遷除涿長

卒于家涿音侯交反集解錢大昕曰沖表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傳失書沖上表在安帝建光元年九月其時慎已病當

卒于安帝之末也惠棟曰書斷云安帝末年卒蘇輿曰孫星衍許

叔重木主結銜議載洪頤煊震煊議云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

主簿錄省眾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

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涿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

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令

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涿長故本傳云

再遷汶長與周澤傳官階正合輿案冲上表或尙未爲汶初慎曰長否則不容舍命官而僅列辟僚當是病愈始除汶長耳

**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集解惠棟曰案其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讐說

下邳傅甘容說古尙書說賈逵說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元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奉

德侯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公羊董仲舒說大鴻臚時睦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

盛德記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郊禮叔孫通禮古山海經鄒書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議石渠

博存眾說蔽以己意或從古或從今經籍志云五經異義十卷

**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集解惠棟曰建光元

年九月己亥慎子冲上說文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侍中騎都尉賈逵受古學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

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五十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

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父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

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說謹撰具一篇并上揚慎六書索隱云說文有孔子說

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傳毅說譚長說

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顛說周盛說遂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

**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竝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

服儒衣稱先王

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

遊庠序聚橫

橫又作翼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

經生謂博士也

者不以萬里爲遠而至也

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

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

其耆名高義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主

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已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

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

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繁碎也鞶帶也字或作

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稅

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

或從

無二專一也

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饒饒之學各習其師也

亦法言之文也說

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

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

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

陵國隙屢啟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

闕盜之謀謂閻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

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執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

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

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

被徵而就斃重命也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

盡撓音終也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

女教反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爲山陽公自廢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

至薨十四年以壽終

學之效乎

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

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有切矣二字

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史記曰爲人君

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集解王補曰司馬光云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學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汗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繇繇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蔽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

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案范懲班氏父子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故本書闡揚節義不遺餘力如左雄李固陳蕃孔融諸傳推明漢祚綿絕存亡之幾有味乎其言之也及論儒林則曰跡衰敝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蓋勵學之效且終之曰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是又垂戒來世比於涕泣而道也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大易之義視此而已淺者不察以謂漢亡於黨人宋亡於道學誠邪曰煽殆將以無禮無學趣賊民以速喪亡之禍與此孟子所深懼也夫爲史者鑒取覆轍以垂善治故曰撥亂世返之正莫近於春秋涑水言曹氏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然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者由畏名義因歸美於光武明章之遺化其論正與范史相發治國聞者得此說而存之卽千秋之龜鑑於是焉在爰掇而系之儒林傳

未且附著鄙見焉先謙曰宮本注無次而字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

也

塗分流別專門竝興精疏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

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疏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既竭誰能激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終

後漢書七十九下

謝林野叟六十八

對齋書子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九下按補

儒林列傳下包咸傳會稽曲阿人也注曲阿今潤州縣

今鎮江府丹陽縣治

柳從辰曰曲阿前志屬會稽續志屬吳郡案後漢至順帝始分會稽為吳郡咸建武時人卒永平中其時曲阿固仍屬會稽史

據舊文書之

太守黃讜

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鍾離意別傳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轉中部督郵二百六十四

引謝承書李壽聰明智達有俊才太守黃讜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進見嘗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輒序用是讜為郡掾史號稱得人其政績必可觀而范史無述焉李壽並名不見據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書壽曾為青州刺史亦以風裁著者也

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

侍原譎傳錢按據南監本改今從之官本不誤

魏應傳十三年遷大鴻臚

案應為大鴻臚代承宮見匈奴使者事見宮傳是應固有威容者

任末傳蜀郡繁人也注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今成都府新繁縣東

北

景鸞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十原譎如才已正官本不誤

召馴傳父建武中爲卷令集解洪亮吉曰注卷縣屬滎陽案晉泰

始中始分河南立滎陽郡漢時安得有滎陽

案漢無滎陽郡當屬河南是也惟分

河南爲滎陽不始於晉洪氏三國疆域志據水經注魏正始三

年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爲郡守

曹真傳注李勝今考傅嘏爲滎陽守亦在正始時則水經之言

信也又孫禮傳太祖時遷滎陽都尉蓋河南郡漢末已別建都

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沈志晉地理志皆以爲晉泰始元

年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邪洪爲三國疆域志在後故又較前

說爲

備

楊仁傳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注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官本注北宮上有漢官儀曰四字

後爲閭中令卒於官

柳從辰曰仁官治中從事見華陽國志傳不載

趙長君傳到犍爲資中注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

今資州資陽縣治

衛宏傳爲作訓旨

官本無爲字

丁恭傳山陽東緡人也注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已詳馮異傳

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

柳從辰曰恭爲博士議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已見光武紀

封關內

侯

案據後鍾興傳恭之得封由興教訓太子諸王侯推功於師然興讓而恭不讓則師不必賢於弟子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

侯康曰恭弟子又有華松

亦知名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見御覽三百九十八引謝書後爲司隸校尉亦見御覽二百五十引謝書

周澤傳奉公尅己

惠棟曰東觀記云妻子釜竈馬融論語注云克己約身也案克尅尅古書皆通作官本尅作克

與論語文合

甄宇傳傳業子普

柳從辰曰東觀記普作晉書鈔引同

普傳子承

柳從辰曰東觀記云晉傳子承周澤

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程曾傳遷海西令

海西縣屬廣陵郡今海州南一百二十里

李育傳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

案固奏記薦育辭見班彪傳

何休傳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注何氏學有不解者乃宣此義

官本注者

下乃上多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十字

光和五年卒

柳從辰曰一統志休墓在今濟甯州北二十里

服虔傳作春秋左氏傳解

案據傳文解下無誼字與隋志所載異

謝該傳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注時前稱說詩書

官本注稱說作說稱

亥有二晉注併三六爲身

官本注六作人是

所謂往而不反者也注故入而不能出

官本注末有也字

後曰當更饋樂

呂鈞由余注而問內史廖

官本注問下有餘字

戎王怪之

官本注怪作候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注將軍試召置幕府

至

辟衡爲議曹吏

柳從辰曰

注引前書據今本試作誠吏作史

許慎傳舉孝廉再遷除涑長卒於家集解蘇輿曰孫星衍許叔重

木主結銜議

至

輿案冲上表或尙未爲涑長

案孫引洪說斷涑長尊於太尉官屬

其說固無可易厚菴謂冲上表時慎或尙未爲涑長則尙有應商者冲上表稱故太尉南閣祭酒慎則可知所稱乃故官時已不爲太尉屬矣傳云除涑長卒於家則可知雖除涑長並未之官矣蓋慎儒者不樂外職或已引疾辭涑長故冲表但舉故官

慎亦旋卒也如後病愈始除  
官則史不應接書卒於家矣

至有分爭主庭

官本主  
作王

又從而繡其輦幌注喻學者文繁碎也

官本注  
繁作煩

莫之或從

官本從  
作徙

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案二者  
在桓靈

之間無能確指當是概論如梁冀威權雖重然帝統屢絕不敢  
闔干宦官子弟雖橫然清議所加亦多誅滅是也注乃以皇甫  
嵩董卓當之無論嵩非權彊且嵩與張溫論既於下文別言人  
之則此語斷非指嵩鄭泰止卓尤非桓靈時事似均有未合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注言政化雖壞而朝夕不傾危者

官本夕作久案朝夕不傾危  
謂猶得保朝夕也說亦可通

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注謂曹丕卽位廢帝爲山陽公

官本

曹丕作  
操丕非

樂正共  
曹下自

然對

請次至言也下男故訓燈出封言類分輒變而陳之不財放請

之明也請類作津高物表九中太事國運報軍以故言本合人

皆董卓器之類為其非醫之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其類也

圖于宮自千半舉解解然神事則眼表之於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之開神詣詣計當景則蓋則果雖類類計極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而對國之望息其國益之精樂對之夫風苑端主之福善也其也

莫之更發計類官本發

又發而驗其樂則主愈學皆文樂極也業外展官本出

至育衣傳主氣計王官本主

官領史不物對書卒然案矣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

集解惠棟曰杜恕篤論云杜始出帝堯在周為唐杜氏漢氏有杜周杜欽

杜篤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

集解惠棟曰第五倫傳云篤為鄉里

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

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

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集解惠棟曰誄辭具吳漢

傳篤曰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

臣所欲言陛下

已知故略其梗概

梗概猶粗略也

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

帝王紀曰

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

成周

之隆迺中洛

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

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

棄去阻阨務處平易

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嶮阻之地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山帶

河并吞六國

謂秦也

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衣錦作

錦衣即日車駕策由一卒

前書成卒叟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或知而不從久

都燒塙

謂先武久都洛陽也燒塙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燒音古交反塙音古角反

臣不敢

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

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排閭闔入函谷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觀阨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

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

祖之思懷思也喟然曰思諸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

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竝也以舟相竝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闢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

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

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禮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

作大駕宮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廡於長安修理東都

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澗西望昆明

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央覲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

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覲視也音是時

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恐西都置關所

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以拒外山東也

集解惠棟曰張衡南都賦云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李善云言居西距東居東距西故言反也客

有爲篤言彼埒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埒井喻小也莊子曰埒

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瀆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滄澇曷足居乎萬乘哉揚

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漚澇漚澇小貌也滄音天鼎反滄音烏迴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呂示

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

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呂喻客意曉喻曰昔在強秦

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呂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

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

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聚五

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劔

蹈滄海跨崑崙

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

奮慧光埽項軍

彗星者所以除

舊布新也故曰婦

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

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

劉敬

建策初都長安

解見班固傳

太宗承流守之

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

躬

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賤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己

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

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

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

前書景帝時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

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爲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

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校平城之讐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

遂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

勤任衛青

青爲大將軍霍

去病舅也

勇惟鷹揚軍如流星

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

深之句

奴割裂王庭

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巢解惠棟曰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禮義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

云**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

**橫分單于屠裂**

**百蠻**

百蠻夷狄之總稱也

**燒蜀帳**

蜀毛布也

**繫閼氏**

單于妻號也

**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域

國也居音渠

**椎鳴鏑**

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饒箭也

**釘鹿蠡**

蠡音離匈奴有左右蠡鹿蠡王前書作谷蠡

**阮岸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也

**虜傲侏**

方言侏養馬人也字書侏音眞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侏爲粟犢西域

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

**驅騾驢馭宛馬**

大宛國名出汗血馬

音決騾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

**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

四郡謂酒

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并域屬國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

**立候隅**

**北建護西羌**

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侯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熨寥**

**狼印苻**

捶擊也寥狼猶摩擾也氏熨印苻並西南夷號

**東擁烏桓蹂躪濊貊**

字書擁亦摩字也音靡方

言云摩滅也蹂踐也麟轅也音吝濊貊東夷號也

**南羈鈞町水劔強越**

羈係也鈞町西南夷也水劔謂戈船

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鈞町音劬挺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

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沫如血

**郡縣**

日南漂槩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

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

部尉東南兼

有黃支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也

連綏耳瑣雕題

綏耳耳下垂卽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

詞曰雕畫也題額也集解惠棟曰梁元帝金樓子云舜攝天子有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摧天督

卽天竺國也

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瑋瑁戕觜觶

郭義恭廣志曰瑋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

也觜觶大龜亦瑋瑁之屬觜音子期反觶音以規反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

同穴挹婁之屬也衣裘褐北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

虜伏

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狖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

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

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年十四年此言謂呂氏亂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而文帝立昌邑廢而文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

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

召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鄠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召衍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衍廣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

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曰涇渭號曰陸海蠢

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梗柗檀栢蔬果成實吠瀆

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

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集解何若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

朔曰廣雅釋言陶喜也猶言欣欣向榮東方曰王懋云漢費鳳碑云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案漢金一斤為錢十

千是知漢田每畝十田田相如鑄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

袁反埤蒼云鑄鑄也謂以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鑄鑿去林木之株藥也



也 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峭之巖崕之下嶽巖謂峭也嶽音吟 關函守峽山

東道窮 函函谷關也峽謂峽山之關也 置列汧隴靡偃西戎 靡音

解錢大昕曰偃與闕同靡偃猶壅遏也 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 杜

谷口絕黃 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

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 尚書曰朔南暨聲 城池百尺阨塞要

害關梁之險多所矜帶 矜帶衣服之一卒舉礪千夫沈滯 礪石也

奴乘隅下礪石音力對反集解惠棟曰周禮職金云凡國有大故

用金石則掌其合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椀之屬孔穎達云

雷卽礪也兵法守城用礪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礪成

雷榛殘木碎是也前書云高城深塹具礪石如涪云礪石城上礪

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 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登

也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 呂攻遠 剽急疾也悍勇也所

卒勇疾故 士卒易保人不肉袒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

可攻遠也 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 肇

有十二是爲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

之良沃者爲贍者也集解劉效曰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北地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六國也先據則功

殊高祖先入關功爲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

而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

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

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曰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忽反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

不能持其綱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爲赤眉所破也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竝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

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爲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

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間出難常遇也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滹沱冰及白衣老父等也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

舉拔也

皆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

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

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

螭詩闕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如罴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交反師

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剗蛇莫之方斯

向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

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

燔魚以祭變禮也剗割也音之竟反謂高祖斬蛇也

響動流沙要龍淵皆鎬鄒

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鎬鄒大戟也音莫邪邪皆謂建之於晉也吳越春秋有

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

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強

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亶

亶遂興復乎大漢

爾雅曰亶亶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亶亶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

瘳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者以石而主為箭鏑國語云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弩是也

上方弓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

楊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柔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

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卽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未遑於論都

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而遺思靡州也遺猶方躬勞聖思旨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

衽鍔錡之君也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

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鍔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錡音

牛于反啤蒼曰錡錡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

狄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

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意旨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

地焉略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集解周

取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相合應是本此章懷注誤

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

卦驗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

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

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

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客曰利器不可

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潛與篤後仕郡文

學掾曰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

曰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爲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

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

政而篤不任爲吏

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

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

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

言女誠及雜文凡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篤集一卷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集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篤展武論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蓋通邊展

武卽明世論十五篇篇目之二子碩豪俠呂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呂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

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

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能文章所

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隆集二卷案胡廣漢官解詁序云故新汲令王文

山小學爲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

孝亦呂文章顯莽呂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岑一字孝山著出師

頌集解何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洪亮吉日案文選注言係兩

人字子孝者在王莽時字孝山者和熹鄧后時人也此注混爲一殊誤惠棟曰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爲鄧氏作非子孝也李注自

誤周壽昌曰案文選李善注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

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  
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  
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  
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曰恩信爲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卽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

集解顧炎武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初

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

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屬

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

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

迨及也勗勉也

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尚書曰日

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曰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

哀我經營旅力靡及

旅陳也言己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

及也

在茲弱冠靡所庶立

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

於赫我

祖顯於殷國

謂傳說也

二迹阿衡克光其則

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

傳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武丁興商伊宗皇

士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

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易曰積德載載重也

保膺淑懿纘修其道

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

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

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爲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爲孔鄉侯傅商爲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爲昆陽侯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毅自言其祖必有專指必不厯引海內諸傅以侈譜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等河內温人俊潁川襄城人俱與毅不同鄉里注何所據而引之耶

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

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

自茲曰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我誰能昭闔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也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闕夙夜庶不懈忒

詩云與子契闕契闕謂辛苦也懈怠也忒差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邶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偶誤記爾毛傳云契闕勤苦也契與勤闕與苦聲俱相近注攷勤爲辛意同而



齊遠矣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 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

美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農夫不怠 眾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壹則不能深測

越有黍稷 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 誰能云作考之居息 考成

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 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 二事敗業多疾我力 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

為事不專則 多害其力也 如彼遵衢則罔所極 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 二志靡成聿

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 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眾聲則音亂 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

言其速也少有 閑暇之日也 行邁屢稅胡能有迄 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勸不可中

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循也卒終也言朝夕黽勉終始如一也 毅曰

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曰為諷 集解惠棟曰毅集載其文其略云徒華公

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 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隆高今

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 塞之衛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

後漢書八

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  
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  
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義  
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口之高迹推義  
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  
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王補曰七激

詳見藝文類聚五十七

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曰毅爲蘭

臺令史集解惠棟曰典論云班固與弟書曰武仲以能文遷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

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

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集解王補曰明帝誄見類聚十二凡百七十六字又顯宗頌表有云體

天統物濟甯兆民見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顯宗頌有云蕩蕩川瀆旣闢且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由是文雅顯

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爲軍司馬待曰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集解

惠棟曰毅集

云記室掾 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曰毅爲司馬

集解王補曰毅

有竇將軍北征頌見

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裁文類聚五十九

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傅毅集五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

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

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父況舉孝廉爲郡

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卽扇牀枕寒卽以身温席

遂博學經典究精

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

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賜淮南孟子各一通

香後告

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

在賜臥几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帝會中山

邸迺詔香殿下願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

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尙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

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三百萬黃白各二端

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召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

謝承書曰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

得召弱冠特蒙徵

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

謂尚書令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

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

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

願

乞餘恩留備冗官賜召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召畢臣香螻蟻

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

集解通鑑胡注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

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云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

等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卿姓趙相虞卿之後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

集解惠棟曰律有科條罪有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

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

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

仕器及到頗有卽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見鄭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為令也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伐冰解見馮衍傳

馮衍傳 迺悉召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

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

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盧熊云香墓在常熟梅里鎮初梅里有蘇忠翊直卜葬得大冢乃

黃香碑刻皆隸字首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其碑陰乃會稽都尉張紘文又有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

不應遠葬於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者耳樂史謂香墓在房陵縣東者是也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集解王補曰香有九宮賦詳古文苑藝文類聚七十八又天子冠頌詳通典五十六初學記十四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毅

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

兒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呂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明帝召作東觀碑雍德陽諸觀

賦銘懷戒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王補曰嚴可均校輯後漢文從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諸書得尤銘八十四

賦五則銘之所亡者僅三十六耳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

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

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

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  
經籍志云梁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云尤孫充有文才

尤同郡李勝

集解惠棟曰華陽  
國志云勝字茂通

亦有文才

集解惠棟曰常璩所謂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也

爲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問弓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云順集二卷王補曰順歎懷  
賦見藝文類聚三十四和帝誄見類聚十二

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孺  
文實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眾

不遇以壽終于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三輔學有俊才茂  
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

胡節等文  
冠當世也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  
者多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解詁序云安帝時越騎

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後遷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疑卽秋孫也或珍字祕孫而別字千秋如虞詡兩字也又注作祕孫古秋祕字相似史記敬侯秋彭祖漢表作祕也洪頤煊曰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篇注與解詁序同 一名竇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

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

傳集解惠棟曰史通云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遷侍中越騎

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云又撰釋名三十篇曰辯萬物之稱號云集解錢大昕曰

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凡二十七篇王補曰珍東觀漢紀光武

章帝和帝殤帝諸敘見御覽九十九十一又上言鄧太后宜獻廟見袁宏後漢紀十六永初五年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召善文記知名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

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性慷慨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



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

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葛龔集五卷錄一卷

一本七卷王補曰龔遂初賦薦黃鳳薦郝彥薦戴翌諸文彥伯父還傳記與梁相張府君賤荅寶章書雜見文選注御覽書鈔初學

記汝南先賢傳率皆零句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

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集解惠棟曰逸自敘云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章句逮至

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

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逸集二卷錄一卷正部論八卷

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

殿賦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卽爲賦吾固不及

矣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曰自厲

集解惠棟曰延壽夢賦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

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以

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王補曰夢賦見藝文類聚七

十九桐柏淮源廟碑見古文苑王孫賦見初學記二十九

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

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

考一字子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子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

十一溺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

經籍志云梁王延壽集三卷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曰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  
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  
之中事瞽瞍謙讓  
恭敬思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  
色生太伯仲靡王季化導三子皆成  
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  
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

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姒旦夕勤勞以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

而明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訓列女傳曰周宣王嘗

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

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列女傳曰齊桓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列女傳曰齊桓

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公好淫樂衛姬

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不聽鄭皆輔主曰禮扶君曰仁達才進善曰義濟身爰暨末葉漸

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

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竝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竝后匹嫡亂之

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匪賢是上姬之子徵舒弑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

番爲司徒

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荷爵負乘

采食名都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都于向皇甫幽王后之親黨也

向邑也以向爲皇父食采邑也

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

爲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

暴辛惑婦拒諫自孤

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

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

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爲獨夫也

蝠音福卽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菹

梅伯脯鬼侯之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蝠作蝮諸父是殺孕子

是劊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

曰紂劊剔孕婦爲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

初爲天子後爲人螭

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曰禮

而競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

後號咷言初雖恃權教而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

末嬉桀妃有施

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

褒姒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

爲犬戎所殺也

姒已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

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爲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

臣諛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

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

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人豕呂宗呂敗解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鳩

子身迺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謀毒太子被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

不德福有愼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愼其機事則有福也曰不常中

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鵠賦曰爲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冀知

刺已大怒幽之谷室數月得出傳不載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

漢迺設書過之吏

集解劉攽曰案吏當作史

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

伊尹公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已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

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

史記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河順

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集

解洪亮吉曰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

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云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

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

之先謙曰洪不知王

說在先蓋偶有未照冀無已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已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忍忍

忍忍猶不忍也

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

捕殺之所著賦頌銘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白經籍志云梁

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崔琦七蠲凡六處

卽文選劉峻辨命論曹植王仲宣誄王康琚反招隱詩注皆引作

七獨獨傳作七言殆言獨音近而訛與當從獨爲是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

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邊姓祖于宋平公

弓文學知名

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

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

弟子私

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集解惠棟曰史通云韶與大軍

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再遷北地

太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

再遷北地

太守入拜尙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河激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隸釋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終

後漢書八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校補

文苑列傳上

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無序且無論其將以茲事原委與於斯文者莫不自

能窮竟耶抑謂風尚所存關一代之運會其間甘苦得失亦惟讀者能自得之也夫謂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文滋多於是故傳文苑是一說矣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兩漢文章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因以文苑名篇又一說矣然觀選樓甄錄亦逮序論雕龍所陳眾體畢駭六代言文豈有域也必以有韻爲限則文彊讓太守疏元叔報皇甫書曼山辯和同論曷爲並隸斯傳矧乃詩賦百六班志先已分家體勢之觀區以別矣以別集爲斷亦隋書之靈言耳惟是標舉一事自爲篇翰殊經傳異子史有所造述悉謂之文則昭明之所已言無以易焉然而其在前世崇禮官考文章雖已昉於武宣而侍從之臣及公卿大臣奏御而外不關史職若後漢文苑所列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可以無傳又自光武以訖孝靈免杜篤之刑圖高彪之像其間崇獎亦略見梗概終以禰衡不屈雖不載其文而讀鸚鵡賦覺建安之嬋嬰六代之靡敝莫之能溷也無亦東漢氣節之重有以爲之質乎夫察變成化文之所

係大矣概曰文人無足觀誣也

杜篤傳卽日車駕策由一卒

案文卽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自蜀漢出卽都關中則二語自另爲一事

也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

官本注作言順斗建及斗

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案文選長楊賦注引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又引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所謂斗極者本卽謂北斗爲極故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則斗極明淮南子亦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悟矣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邢疏云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辰是仍謂北極卽斗極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邢疏云斗北斗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云斗極則又分斗與極爲二乃與章懷說合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唐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治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

官本然作乎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唐汾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

官本注乘作漂與文選合前書作票

探冒頓之罪注孤僨之君

至孤僨獨居

官本注僨皆作憤案前書匈奴傳注引如淳曰僨仆

也作憤非

戕觜觶注觜音子期反

官本注子誤于

鑄鏹株林注鑄推也

官本注推作推是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

唐雲陽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北三十里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

官本注之作中

肇有十二

錢大昭曰案文當作肇十有二

荷天人之符注謂疆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官本注脫伏字案循吏傳王景作金人論

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符對美言謂天與人歸相符合也注乃以赤伏符釋之言天而遺人符符又相提語殊未瞭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案史記天官書候在太白占於狼弧謂秦之疆也篤美西都故特舉此注亦未瞭

禽公孫北背疆胡

錢大昭曰閩本無此二句非今案光武征公孫述降盧芳均在平隴冀據洛都之後此二

句反在前頗嫌倒置且蜀亦非南也下既云鄭平帝宇則埽蕩羣雄可以包括本無待分疏又南北西東並言反與後文東南

殊俗西北絕域犯複損之固非不可閩本亦未可輕議矣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至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

柳從

辰曰御覽作  
邊論無通字

王隆傳爲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官本注未有也字漢新汲今陳州府扶溝縣西南二十里唐扶溝今陳州府扶溝縣治

清我濯漑注而以清泉洗濯我也

官本洗作漑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

至非也

案周氏此條全與侯康補注續同侯氏非也下

尚有康又攷史通云孟堅勒成漢書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則子孝竟是前漢人故范史亦云王莽末不云建武初特以前書無傳故附著之耳

傅毅傳二迹阿衡注阿倚衡平也

至

高宗命傅說曰爾尙明保子

注高宗原譌高祖保子原脫予字均依唐注疏本尙書正官本注不誤今案注釋阿衡二字本鄭君長發詩箋之說僞孔因之史記殷本紀則固以阿衡爲伊尹名也今說命三篇非漢世所有注引誤並詳卷二十二校補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

官本注積德作德積是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

官本注無此四字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

毛當作韓官本注不誤

班固為中護軍

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附屬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中護軍之官始見于此漢季又

有中領軍矣案固為竇憲中護軍前已見班彪傳

黃香傳遂博學經典

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其父事奉養乃有所屬亦必有所藉乃得博

學經典也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

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通作而人名不可易作丞非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

案田律不可即據為田令錢大昭氏疑本甲令之譌所見甚是前書敘傳

述景紀云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顏注甲令即景紀令甲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柳從辰曰查一統志香墓在今孝感

縣東四十里寰宇記云鳳皇山有魏郡太守黃香墓又一統志禹州東北孝山上有黃香墓又湖北通志香墓在今德安府城內府署東據此香有五墓常熟梅里一墓惠氏已駁之尚有四墓辰案南宋之房陵今鄖陽府房陵縣治傳言香卒於家房陵非香家也考漢之安陸即今德安府治當以湖北通志為是

劉珍傳連珠

侯康曰珍之連珠劉勰謂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蓋非傑構

葛龔傳拜蕩陰令注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

蕩陰屬河內郡今彰德府湯陰縣治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官本二十作十二

崔琦傳荷爵負乘注寇必至矣

官本注矣作也

末嬉喪夏注湯伐之遂死於南巢

官本注作湯遂放桀於南巢

霍欲鳩子身迺廢注欲謀毒太子被廢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任齊伊公注伊尹公

案注公上明脫周字

反復欲鉗塞士口

案文反當作乃

邊韶傳後爲陳相

據隸釋在延熹八年八月

卒官

柳從辰曰一統志韶墓在今杞縣東三里

著詩頌

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至

御覽七百五十四

案御覽七百五

十四引邊韶塞賦序塞乃博塞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代孫也集解洪亮吉日案升傳升以

黨錮事誅年四十九以升始生年計之放卒已一百三十餘年放

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言張湯後三

徙復還杜陵純傳亦言杜陵人升居陳留尉氏里居亦不同范言

升放之孫未識何據也釋初四世孫亦在升前李賡芸曰孫上疑

有脫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

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爲兄

弟仕郡爲綱紀已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賅者卽論殺之或譏升

也

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爲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

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

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

魯鄆謹龜陰之田集解先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

謙曰手字誤當依注作首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豈曰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誅頌碑書凡六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擯斥也集解惠棟曰文士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迺貽書謝恩

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

絳見飢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也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虢虢太子病所謂尸蹙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見史記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

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繡脯出乎車輪說文輪車輻開橫木鍼石運乎手

爪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注可以爲砭鍼左傳美疾不如惡石服虔注石砭石也古法治病灼石鍼以灸之後世專用艾而砭石之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繡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

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集解惠棟曰禮記云王立七祀曰司命鄭元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王逸云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云史記扁鵲云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東方朔云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

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

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機捕獸機檻也

穿穿地前見蒼隼後見驅者集解惠棟曰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

陷獸

後漢書

二

羿子穀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穀引弓也集解惠棟曰羿子

集作

羿弓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音先

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已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

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已舒其怨憤曰伊五

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

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

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

尙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注云荼毒苦也

秦漢無已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

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

徒行

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

得車之多乎

嫗媯名執撫拍豪強

嫗媯猶偃僂也嫗音衣宇反媯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集解惠棟曰爾

雅云矜憐撫掩之也郭璞云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敖也捷懾逐物

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幽興集解先謙曰官本幽作攸是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

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狺

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關梁閉而不通狺音銀安危亡於旦夕肆嗜

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楫積薪而待燃施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

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

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輸集解錢大昕曰案閃榆猶言陝輸曹大家女誠云動靜輕脫視聽陝輸注陝輸

不定貌也集韻作陝輸榆從手旁惠棟曰釋名蚩癡也聲類云蚩駮也廣雅云妍好也說文云妍慧也故法禁屈撓

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集解惠棟曰單門猶孤門是也寧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

而匪存有秦客者迺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左傳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

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亢倨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倖直者

見棄故倚門髒音葬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秦客魯生皆寓言也

執家多所宜咳唾

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

芳荃蕙化而爲芻也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

逢受計

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袁陽案逢字周陽舉其字也洪頤煊曰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光祿勳袁滂爲司徒冬十月

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臚劉邵爲司徒司空袁逢罷元年受計者非袁逢也

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

集解惠棟曰周禮九摯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

時擡是也

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

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

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

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遠畏也集解周壽昌曰案此遽字引杜訓畏作何畏怪哉不成語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卒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官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畏之譌也此本尚是舊注

問西方事大悅願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

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曰託名者迺日往到門陟自強許

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尙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

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

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奉謁通韓詩外傳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曰周子高

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已相明者矣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

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

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

陟迺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已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跎不面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

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愛也

冀承清

誨已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

尊謂壹也敬之故號

爲尊更啟迺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靈

當慢傲加於所天

平恕也敬壹故謂爲所天集解蘇輿曰漢世推敬每多逾分如荀爽貽李膺書有久廢過庭及

陟帖瞻望等語亦此類也

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

也慕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懸心遲仰之集解劉敞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

亦有仁君作君字是周壽昌曰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

之也後稱仁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爲尊兄

亦距漢未不遠呂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集解

惠棟曰易象辭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

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論語曰夫子

人恂恂恭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曰夙退自引

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

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

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己知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余  
不遇哉見孟子

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

可去謝也可食

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戢屨貿貿

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

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灸壞潰

人有四關節十二節

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

誦來貺永曰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竝不就終

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

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壹有非草書見御覽六百五

七百四十九  
法書要錄一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集解何焯曰魏志注中

作一名恭先謙曰甯陽注見虞詡傳

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曰自資常疾

世多利交曰邪曲相黨迺著破羣論時之覽者曰爲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

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

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

曰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曰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

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適讀為敵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

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左

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集解

周壽昌曰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剪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

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

有濟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與劑同君子

食之曰平其心同如水焉若曰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曰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

比曰救過為正曰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

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

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

緒業也謂馮陵之戰

爲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歿請爲靈若厲大

夫許諸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囊

曰不然

子囊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

謂恭乎大夫從之

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曰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

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爲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

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集

解劉攽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

馮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馮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人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

反以爲戮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高誘云豎小使也陽穀其名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

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子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己疾也集解惠棟曰戰國策云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云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怨矣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鐫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爲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其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集解先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謙曰官本矣作也是

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

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也

論語之文

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

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

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集解惠棟曰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

也庶事今左傳作順事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左傳曰君子動

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

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

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勃鞞曰逆文爲成

勃鞞晉寺人名披左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祛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

文公後竟成之也

傳瑕曰順厲爲敗

左傳言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集解先謙曰遂上當更有厲公二字

管蘇曰憎

忤取進申侯曰愛從見退考之曰義也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

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之連遺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爲斷不在憎愛曰道爲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

城屬涿縣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集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

惠棟曰注比於魯衛依前書魯衛當作齊魯庚桑瑱隸風移礪礪瑱碎也莊子曰老聃

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礪礪之山居三年礪礪大穰礪壘之人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礪音猥礪音盧罪反集解錢大昕曰礪礪卽畏壘也史記云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崔謨注莊子本作累俗作

累又加石旁耳說文作銀鏗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

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

焉特召入拜尙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集解惠棟曰經

籍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王補曰梁七舉零句雜見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書鈔無一篇孫楨亦曰文

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爲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

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爲諷也集解惠棟曰魏脩云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水經

注云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

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

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

阿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

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

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

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

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

於是遂作章華之臺

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

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

營之數年迺成

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爲樂今君爲此

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

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馬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史記曰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

陳蔡之將生謀也

陳蔡二國先為楚所滅也集解惠棟曰子干弑靈王依陳蔡以入楚故曰生謀也

迺作

斯賦曰諷之胄高陽之苗肩兮承聖祖之洪澤

胄肩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

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

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注與齊晉強

案文少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

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

一爭字之穆 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

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曹植贈丁儀王粲詩注馳作飛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

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

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馳作武是

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

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 竭

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

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集解惠棟曰韓詩云窈窕貞專貌又詩云君子好逑陸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徑肉林

登糟

史記紂作糟  
池懸肉以爲林也

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

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曰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

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

於是招宓妃命湘娥

宓妃洛水之神女也

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齊倡列鄭女羅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聲而長歌

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

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

阿

左傳曰繁手惰聲淫埋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集解先謙曰官本惰作淫淫作滔

金石類聚絲竹

羣分被輕袿曳華文

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羅衣飄颻組綺繽紛

組綬也綺綾也

縱輕軀曰迅赴若孤鷁之失羣

集解王補曰文選洛神賦注孤作離

振華袂

曰透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

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

垂幹忽飄颻曰輕逝兮

集解王補曰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作飄然

似鸞飛於天漢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

跌蹉也

長袖奮而生風清



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縈繞纏結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

神化化協韻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

樂未終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回作迴淫作歡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日應節而雙躍兮比日

名鯨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集解周壽昌曰官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

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板字為傳寫之誤也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乖七發曰暮則羈雌迷

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眾變已盡羣樂

既考也考成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

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

說孟嘗君曰廣夏邃房下羅幃來清風嬪之素肘旦以獻吳王毛嬪毛嬪也莊子曰毛嬪麗姬人之美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正文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

字注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十八字此脫

美儀操之姣麗兮

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姣且麗

忽遺生而忘老爾迺清夜晨

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疑躡也

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尙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

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

宮慕有虞之士階

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蓬蒿草萊之閒也爾雅曰髦俊也

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能協韻音乃來反百

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

尙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

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

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

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穀梁傳曰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爾迺育之呂仁臨之呂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周室

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

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呂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

軍下有令史及御  
史屬三十一人

進曰禮見之讓善占謝

集解先謙曰官本謝作射是

能辭對

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

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讓占對閒敏聲氣如流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

朗字景興魏志有傳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讓出就曹時融朗等並前爲

掾共書刺候讓讓平衡與交接

議郎蔡邕深敬之曰爲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

集解顧炎武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平六年靈帝

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

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薦人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末云邕寢羸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則邕未嘗親奉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

吳會薦賢爲國寓書於進亦無

不可顧氏以爲無緣薦人過矣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舊德竝爲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

之在周庭無已或加

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

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

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髻翦髮爲髻也亂毀齒也

及就學廬便受

集解惠棟曰盡集作墮

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

集解

惠棟曰逮集作遂

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

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集解惠棟曰集云若復輩從此郡選舉云云

非所已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傳曰函牛之鼎已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巨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

函容也洎汁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悃邑

悃邑憂憤也

怪

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嚮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

展陳也集解惠棟曰集云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

就讓疾病所觀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

納

若曰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

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爲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呂高才擢進屢遷

出爲九江太守不曰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

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

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

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

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

官至公府掾史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 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給捷多服其能理也

給敏

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集解惠棟曰炎集炎遺令曰下

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

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

者韓府君名 卓字子助 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

無卑棲遠趾不步局

窘迫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

舒吾陵霄羽奮

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

賈有人籍

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

貧賤無天錄

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貧

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

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

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

陳平敖里社

陳平爲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之

爲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

韓信釣河曲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爲吏釣於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

大斛四斗曰鍾

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

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

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

抑不用遠投荆南沙

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爲長沙太傅見前書集

解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世庶幾如顏之附孔以顯之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卞和安

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

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

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

集解

惠棟曰炎遺令云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孤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也

熹平六年遂死獄中

集解惠棟曰炎

遺令稱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時年二十八集解惠棟曰炎集云我十七而作酈篇二

裂裳書當於是月死獄中也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酈尚書盧植爲之誄讚篇州書皆定學之書七平蓋七發之類

昭其懿德集解惠棟曰植集載酈文勝誄云自亂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案炎集炎自

謂賦頌誄自少爲之與誄合也王補曰炎有對事及遺令四篇見古文苑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

還輒蕪柴呂讀書難古然字集解惠棟曰蕪字皇德傳作蕪謝承書同常呂禮自牧易曰卑

也牧養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

作矯世論呂譏切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呂莫知於世

故作應賓難呂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呂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

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侯瑾集二卷王補曰瑾有箏賦

殘篇雜見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集

惠棟曰王隱晉書云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

於此陳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  
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

無錫今常州縣

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

學

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云師事

許公令門 章爲敦者宗章文 檐袍類乎班賈

尉汝南

有雅才而訥於

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

從來有年

風問風 猷令問

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

敘腹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 集解惠棟曰荀子仲尼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不

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曰尹華夏猶揮

沐吐餐垂接白屋

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曰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

故其宜也

集解王補曰御覽六百六引此書互異

融省書慙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

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

諫靈帝異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

時京兆第五永爲督

軍御史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

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



於長樂觀

集解惠棟曰崔實西民月令云祖道神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薛君韓詩章

句云送行飲酒曰餞

又長樂當作平樂 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

集解惠棟曰謝

承書云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

於平樂館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也 文武將墜迺俾俊臣

俾使

也 整我皇綱董此不虔

董正也 古之君子卽戎忘身

易曰不利卽戎司馬穰苴曰將

受命之日忘其家

援枹鼓卽忘其身 明其果毅尙其桓桓

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尙書曰勗哉夫子尙桓

桓桓桓武貌集解何焯曰明本作昭避晉諱改皇象所書可據

呂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

鷹如鷓

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

太一式凡舉事皆欲

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

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地有九變

丘陵山川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

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圍地有死地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

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

而得衆爲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爲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

之道爲汜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

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集解劉

放曰注有汜地案 人有計策六奇五間 陳平出六奇策孫子曰用

孫子汜當作圯

孫子汜當作圯

孫子汜當作圯

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間者  
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  
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間者是反報之者也  
總茲三事謀則咨

詢總天地人之事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前

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蓋誤也周公大聖石  
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

碯純臣曰威克愛曰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碯殺其子厚也克勝

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

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迺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

先公高節越可永遵集解何焯曰第五倫京兆長陵人佩藏斯戒

呂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曰爲莫尙也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

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集解錢大昕曰內黃當爲外人申屠蟠等可證其非內黃也洪氏隸釋有外詔東觀畫彪像曰

黃令高彪碑惠棟曰彪碑作外黃蓋傳之誤

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集解惠棟曰外

黃令高君碑云君舉將潁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尉君感綱紀捐官赴義星行載驅不日係路饑不及殮至以生痰光和七年

六月丙申卒 **文章多亡**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子

**岱亦知名** 集解惠棟曰吳錄云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為孫策

所殺

**張超字子竝河閒鄭人也** 今羸州鄭縣集解惠棟曰鄭當作鄭洪亮吉曰案唐書宰相世家系表河閒張

氏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鄭縣今以為良後未識何據案功臣表諛之後居陽陵宰 **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 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將軍領兵外討

則營有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者為別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斷皆云超為別部司馬 **著賦頌碑文薦檄**

**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超集五卷王補曰超有誚青衣賦楊四公頌靈帝河閒

舊廬碑均見 **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其傳之** 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

藝文類聚善草書不及

崔張謂瑗芝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 **少有才辯而氣**

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

川迺陰懷一刺旣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

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

盪寇將軍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儀容

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監廚也

集解劉攽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尺唯善魯國孔融及弘

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

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

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

乂理也

旁求四方曰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

陛下叡聖

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

食言不敢  
懈怠也

惟岳降神異人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公孫弘傳贊曰異人竝出

竊見

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眞  
人者性合於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曰衡準之誠不足

怪

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  
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  
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  
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  
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鷺鳥累百

集解先謙曰  
官本百作伯

不如一鶚

鄒陽  
上書

之言也鶚  
大鷗也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

集解惠棟曰  
李善云盈涌

貌盈步  
寸切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  
誼曰何

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詭責也自責必繫單于也終軍

欲引長纓牽致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

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引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

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

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未詳

其義融集作掌牧集解錢大昕曰文選載此表作掌技惠棟曰今集作堂伎周壽昌曰官本注融集作堂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爲賞伎二字耶文選作掌技二字較可飛兔騶馱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馱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

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引聞融旣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

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引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

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

人錄用爲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

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

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

文士傳曰衡擊鼓作

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蹀躞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始也臣賢案槌及撾並擊鼓

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

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集

解惠棟曰楊文公談苑載禰衡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參黃塵蕭蕭白日暗徐鍇云參音七鑿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鼓故因謂之

參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

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

集解先謙曰官本敢輕作輕敢

衡曰諾於是先解

相衣

杜預注左傳曰相近身衣也音女一反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相諸本俱誤祖從左氏傳杜注改正

次釋餘

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

怍羞

也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書云爾詞之終也先謙曰官本注作言大雅君子不當爾

因宣

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

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

說文曰棧

大杖也音佗結反

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

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

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

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

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

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

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

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



省未周因毀已抵地也抵擲也音撫表愴然爲駭愴然怪之也音撫衡迺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

言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

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

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

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莫不歎伏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唯兩字缺射時大會賓客

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呂娛嘉賓衡攬筆而

作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先謙曰官本攬作覽引劉攽曰按覽當作攬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

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集解劉敞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在死公二字李注固非劉說更不成語矣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也解見宦者傳欲加

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來

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集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朝祖在滕衝舟賓客皆會作黍臠既至

先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搏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

曰處士不當搏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聞車前馬糞祖呵之衡熟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

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悽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衡時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柰何不殺衡時

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禰衡集二卷錄一卷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

爲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

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集解王補曰范史擲立文苑傳例以文

雅知名當時未裨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輒詳及著述篇目系之傳末都計東京一百九十有六年才二十二二人其中劉毅蘇

順張超等十人傳特寥寥耳卽其文亦未有紀者吁綦慎矣然所  
傳者大率恃才傲物淺中小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  
之科焉王逸以噩夢溺水死酈炎病風殞命固邊韶對嘲徒禦  
口給未足珍也崔琦之箴外戚近矣其賦白鵠以諷梁冀是亦自  
貿其死乎邊讓禰衡徒以辱侮曹操取快一時操旣殺讓而以雀  
鼠視衡一再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袒裸立果  
大雅所當爾邪適以長後進輕猥之醜而授殺士者以口實也自  
後史臣載筆踵而弗失無行才士率廁茲傳文人之目遂爲世語  
流宕忘返君子懼旃劉摯嘗言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  
足觀矣葉適亦謂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士之學古而負才俊  
者尙鑒於斯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終

後漢書八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下按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為鄉黨所擯注擯斥也

官本為鄉黨所擯下有乃作解擯四字注

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據北宋本補注引文士傳今集中有解擯賦以釋解擯是兩宋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亦成贅辭當是毛氏繙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還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畢網加上

畢官本文注皆止作畢

羿子穀左

案孟子羿之教人射必至於穀羿當訓有窮之君注引淮南說近誕

捷儻逐物注急遽逐物

官本注逐誤逐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

官本皆字著驚上

蹉跌不面

官本跌作跌是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知

官本注作人不知已知

膝灸壞潰

灸原論灸依字義正官本不誤壞官本作懷亦論

劉梁傳子囊曰不然注子囊楚令尹名也

官本注也作午是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

注尹原譌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从丰音于付反徐音羽姚培謙杜注補輯本作芋从于局本皆同國語范無字注作芋从干郝在田金壺字攷芋音干芋尹復姓也芋尹無字楚大夫又芋尹芋音吁陳有芋尹見左傳此則姚培謙本恐不足据也今案芋芋芋三字形近易譌如以音球形則注疏本之作芋蓋是誤字說文芋在羊部从羊縣婢反芋芋皆在草部芋从于得聲芋从干得聲于付反及音羽皆確爲芋之音非干之音故姚本定从于本傳官本之作芋固可互證也至郝氏作干以芋尹爲複姓謂與芋尹異則毛本之从干可知亦別有所據自不妨兩存之

臧武仲曰

至

石猶生我注臧子入哭

官本注子作孫是

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注新罇絜之

官本罇作罇是

不穴於寢廟

官本注無於字

管蘇呂憎忤取進注爵之於朝

官本注於作以案宦者傳序注引新序官本亦作於此作以誤

邊讓傳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注史記曰

官本注無曰字

等威靈於二伯注二伯齊桓晉文也

注桓原誤王已正官本注不誤

盡人生之祕玩

錢大昭曰閩本人生作生人案官本亦作生人

繁手超於北里注左傳曰繁手愒聲

官本注繁作煩與今左傳文合釋名釋言語煩繁也故字

可通作篇中繁手屢見疑字本作煩章懷有所避故注亦改繁官本注之作煩乃後人改回也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比目魚

至江東呼爲板魚

柳從辰曰比目魚吳都賦謂之

魴上林賦謂之魴段氏北戶錄謂之鱓臨海志名婢屣魚臨海風土記名奴屣魚南方異物志名善葉魚本草俗名鞋底魚劉淵林以爲王餘魚郭璞云狀如牛脾及女人鞋底細鱗紫色兩片相合乃行半邊無鱗口近腹下今案比目魚明見爾雅釋地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鱓郭注但云狀似牛脾鱗細紫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據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此注江東又呼爲王餘魚作江東人呼爲王餘亦曰版魚是今注疏本誤人爲又王餘下並脫亦曰版三字也版板同字章懷蓋全據當時爾雅文及郭注爲說周壽昌氏乃直云案爾雅郭注不言出小司馬所引是其疏也說文犬部狝下云讀如比目魚鱓之鱓而魚部乃無鱓字段玉裁以爾雅鱓本或作鱓卽說文鱓字其說甚精雖說文鱓虛鱓也亦不云比目魚而以虛爲義殆謂虛其一面與邛邛距虛命名之義相近前書相如上林賦魴鱓史記本作鱓鱓明卽虛鱓之假借虛鱓抑卽是鱓而爲比目魚之正名也顧史記注乃通鱓爲魴釋爲比目魚以鱓爲鱓鱓也訓爲魴與許書魴鱓之說皆不能

合又說文無鮪字鱓亦不同比目段氏並詳辯之但古說相承藉資多識不能偏廢耳郭璞比目魚贊云比目之鱓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王餘之說吳都賦注越王鱸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化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而會稽志則又云名半面魚板魚之名並見南越志北戶錄亦引之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注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

也

官本注鳥下有也字之雍作辟雍是

非禮不言

錢大昭曰閩本禮作法案官本亦作法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

錢大昭曰閩本阿宰作理阿

操告郡就殺之

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讓別傳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穰

瑜則有餘此雖薦讓而辭甚婉似兼爲讓轉圜者未知讓因融薦被辟不屈耶抑融知操忌讓藉薦以爲之開說也魏志注引曹瞞傳載太祖在兗州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考操在兗州乃初平時事曹瞞傳謂操族讓或是終言之然則操之怨讓在前融之薦讓在後矣

酈炎傳酈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至食邑於涿



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子疥封高梁侯商先以列侯食邑於涿更封曲周侯

賢愚豈常類

官本常作嘗

志士不相卜注所不知者壽也

官本注壽下有命字

爲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

官本注文學二字在言語之下

侯瑾傳曰譏切當時

官本切作刺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

今常州府無錫縣治

追謝還之

官本無謝字

六奇五間注內間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

官本宮作官案內其官人內亦因之論

周公大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

官本注大聖作上聖與孫寶傳文合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

注面原譌西依袁紹傳注正官本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

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

張超傳河間鄭人也注今羸州鄭縣

鄭官本文注皆作鄭羸官本注作羸今案續志河間國有

鄭無鄭其誤本易辨惟惠氏補注亦云鄭當作鄭是所據北宋本已誤矣唐鄭縣屬瀛州今河間府任邱縣北三十里是也此注作羸亦誤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

瑗芝侯康曰庾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竝崔寔州里頗相倣倣可謂警鹹于鹽冰寒于水案據此則超草書不逮

崔瑗轉勝崔寔傳所以云妙絕時人乎

世共傳之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原太守辰案傳不言超為平原太守亦未著超卒年當

是後官今任邱即後漢鄭縣也

禰衡傳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今濟南府德平縣東

北般音卜蒲反官本蒲作滿是

昔孝武繼統文選孝武作世宗案凡此皆章懷避改

疇咨熙載注有能奮容熙帝之載官本注容作庸是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官本禰忽作禰非

英才卓礫

文選礫作蹠是

耳所警聞

文選警作暫是

疾惡如讐

文選如作若注引謝承書云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讐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

官本注無之字

前世美之

文選世作代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案路粹已見孔融傳

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轉爲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並見典略本書孔融傳注引典略不及嚴像文選注引典略不及粹伏法惟魏志王粲傳注所引爲詳像象古同字

激楚揚阿

文選揚作陽注云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巳聞

文選此下有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二十九字案表兩言臣等非融一人之辭當時必有附名同薦衡者矣

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

侯康曰抱朴子彈衡篇衡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鼗擊鼓聞者不

知其一人也案據此則衡妙於聲音之道不止善擊鼓矣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注後至八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

案世說言語篇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史正月半試鼓此與文士傳言八月者異又朝

普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疑卽朝會大宴四字之譌脫

衡方爲漁陽參搥注衡擊鼓作漁陽三槌

官本注槌皆作搥義同

其云復參

搥而去

官本注其作下

參七甘反

官本注甘作音

集解惠棟曰

至

三搥鼓也

案世

說亦云衡揚枹爲漁陽搥搥王詩本以漁陽參與廣陵散對言搥本訓擊謂擊鼓也漁陽搥搥亦謂以漁陽搥法擊之章懷以爲如王說則搥字入於下句似太泥搥或作槌固可釋爲杖然杖字引伸亦訓爲擊章懷旣云參搥是擊鼓之法是亦不作擊鼓杖解矣搥法爲漁陽所獨有則舍漁陽而言搥搥亦仍是漁陽搥搥也

於是先解衾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衾諸本俱誤祖

謹案觀毛本作

衾不誤則考證之說非矣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案世說云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案世說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

案疎粗也官本字或从足非

視當如何

官本如何作何如

迺厚加棺斂

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鸚鵡洲今論於江辰案今洲尚有衡墓或非真冢也

言觀麗則永監淫費集解王補曰

至尚鑒於斯 案范史文苑傳甄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言觀麗則永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偽為傳中敘列惟王隆劉毅王逸張超並其卒年失載略無可徵若乃戰邊忘生扞寇保疆是謂忠義歷著稱績敷宣德政是謂循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貧賤之志不應辟除是謂有守而文彊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者內官至尚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讓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遣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中固未有濡忍苟賤求合當世以弋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而譽曰皆淺中小夫可乎哉矧酈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罪讀遺令者莫不哀其孝將有何咎延壽卒踐妖夢以隕天年乃又誤以為逸而訾警之尤論史之疏也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B)  
622.201  
1020  
1923  
v.21